

壽陽祁氏試卷策鈔二冊

全

ORIENTALIA
CHINESE
K711.87
C4683

壽陽祁氏試卷策鈔

全

V
K711.87
C4683

壽陽祁氏試卷彙鈔





康熙戊子科鄉試殊卷

中式第四十一名祁文瀚係太原府壽陽縣學生治昌經

同考試官平陽府永和縣知縣王 閱

薦

又批

神凝秋水潔淨無

塵

大主考內閣辦事中書舍人 部 批

取

又批

圓練劉切更饒秀

色可滄

大主考兵部右侍郎鹿批

中

又批

器度恬雅

543 271
11.2. 38

必也狂狷為也 禮記卷之四 郊義第四 祁文瀚

聖人思所與之人志與守均可進於道也蓋狂狷非中行也而進取不為政可進於道也與狂狷不猶之與中行哉今以悠悠者之不足慰我思也斯道之大將屬之誰乎夫人之於道也有其志焉恃乎能奮也有其守焉恃乎能堅也誠得高明者而柔以克之沈潛者而剛以克之亦斯道之攸寄矣中行既不可得矣不可得而或怒以與之則似吾道者起而亂吾道之真宇宙間何者為股肱大道之材也是乎心之憂也不可得而遂無以與之則衛吾道者不克樹吾道之防天壤內竟失此羽翼大道之器也亦子懷之憾也必也其狂狷乎狂非中行也而狂之志則有不可

沒之氣量狷非中行也而狷之守則有不可寬之介節所謂
謂進取者非耶學人世味之投要乎能棄而道味之既要
乎能達彼瑣瑣者徒自苦耳乃若狂者命意高曠不甘讓
聖哲之我先浩浩乎萬事無以困其才萬物無以繫其衷
也極其天機發越亦近於放達者之所為而古今重遠之
務非此不足以勝之矣所謂有所不為者非耶儒者德業
之逢患乎為之不勤而廉隅之防患乎持之不嚴彼靡靡
者徒自失耳乃若狷者繩尺就閑惟恐致制行之或損凜
凜乎大節之有所必飭細行之有所必矜也極其檢束過
甚亦類於狹隘者之所尚而吾心道義之介非此不足以
維之矣如是而狂之志可與乎立一則於此才高者赴之

而越焉或且軼乎道之外矣吾願狂者之抑然退也返乎
性之原而情不可過庶幾從容而會至理之歸也勿終於
狂可也如是而狷之守可與乎立一程於此謹小者望之
而阻焉不免絀乎道之內矣吾願狷者之銳然勉也進乎
德之域而器不能拘庶幾優游而造中正之途也勿終於
狷可也狂乎狷乎苟得之而激之勵之裁之抑之則與狂
狷猶之與中行也吾能已於思哉

舜其大知也與

祁文瀚

以中庸屬之虞帝固極贊其知之大焉夫知未易言大也
遐哉虞舜弗可及矣子思引此以明行道之有所歸也曰
道在天下非其所知無以相入也然而或失則過矣或失
則不及矣雖其大日從事於知之中而其知也究亦可量
烏觀所為首出庶物邁千古而立隆者乎嘗徵之舜矣前
聖亦號神靈而舜以濬哲繼其休則敦敏之特鍾有積之
愈神者矣後聖亦稱天亶而舜以文明開其始則岐嶷之
誕錫有引之而益宏者矣夫矣哉其舜之知乎無盡者天
下之理也而知極其全無盡者亦歸於易盡茫乎莫知其
畔岸也浩乎莫測其津涯也如明鑑然感之而即通其淵

懷之作睿者覺舜有餘於知而知無餘於舜也大何如也
至變者兩問之務也而知極其精至變者終歸於不變識
周萬有莫竭其藏也明見萬方莫窮其際也如坐照然燭
之而無遺其心思之覃敷者覺知至舜而天下之知皆其
知舜有知而天下之知讓其知也大何如也小知以自私
者雖臆見足矜君子已譏其識之陋舜之知若以至私成
其至公可自有之可共有之也迨於令明目達聰史臣之
揚亦亦有其文而終莫能名言聖哲之高深挾知以自異
者雖聰明過人君子亦謂其識之淺舜之知若以至異溥
於至同可自有之可自忘之也迨於令耕稼陶漁深山之
野人亦道其衷而究何能悉數聖睿之廣大遐哉虞舜弗

可及矣試進而詳言之

民日遷善

之者

祁文瀚

忘乎王者之教斯為王者之民矣夫遷善者民為之者王者也民之不知皞皞之象不於此可見乎且王者在上不忍於民之失教也而轉移之化起焉意其時之民相與改其行易其轍熙熙然順則而恐後以為微一人之德意不至此也而抑又不然吾由不怨不庸更息王者之民矣德威而已忘矣試觀堂庠塾序納民於軌物之中者若仍是戴德之摩黎也而豈其未忘之也美利而不驚矣試觀出作入息導民以知能之良若猶是沾利之百姓也而豈其或驚之也殆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乎王者之所以為民者不過孝友睦婣之事乃行之久而漸習之矣行之久

而漸安之矣道德日以一也風俗日以同也父老子弟共
相洽於興仁興讓之中而試問飲和食德之何以自來也
而誰則知之王者之所以為民者止此仁義忠信之舉乃
遲之數年視為當然矣遲之數年以為固然矣教化日以
醇也習尚日以移也主伯亞旅共相於涵濡沐浴之中
而試問時雍風動之何以自致也而誰則知之披權謀而
竊休聲以善感者即以善應獨至王民之向化感與應俱
可無事也所以重熙累洽之盛數傳而後猶將頌揚之欲
絕者而當年之會極歸極總未嘗有家喻戶曉之文假智
術以祝同風民日就於善之中者即日歌乎善之賜獨至
王民之慕義歌與祝俱可無用也所以協中敏德之治千

載而下或有贊述之彌殷者而當時之遵道遵路要止安
其不識不知之天所謂皞皞者如此

敬事而信

二句

康監發科中
式第二百八名

祁文瀚

治本君心由敬而信與節用可遞詳也蓋敬者心之宰也
信焉節焉愛焉本心而運之道國之要務不已詳哉意謂
心法者治法之所從出也是以極盛之治率其心之主一
無適者般流於開物成務之間而慎其心之所易欺斂其
心之所易奢防其心之所易苛則所存者純王之心所發
者純王之政而國可次第而就理試為道千乘者言之地
大則幾務必繁紛紜者叢勝所由滋也推之而教令於是
乎出焉則司會之持籌司牧之托命俱有審端漸及之要
勢廓則綜理宜詳小心者大業所由集也推之而計謀於
是乎定焉則秉禮以制度體仁以長人無非相因以致之

幾是焉可以不敬哉察事者智而有智弗敢矜也昊天
而及爾出王不第雍宮肅廟也昊天旦而及爾游衍詎止
臨深履薄也敬以修己敬以安人欽若者無事不然矣而
猶慮上作而下不我應也敬之所積明允昭焉發慮協天
理之公非有所欺於己推準順物情之願非有所貳於民
言傳號渙悉載推心致腹之誠則敬以敦信而可四達也
己作事者才而有才弗敢恃也直其止而以直內即乾之
自彊不息也方其義而以方外即震之恐懼修省也敬以
成始敬以成終惕若者無事偶弛矣而猶慮意勝而人或
我疑也敬之所流坦白著焉憲典有畫一之條而不狃於
拘牽窮久有變通之法而不流於術馭言如絲綸悉著貞

恒不已之志則信以持敬而可化成也已治國之本其立
矣乎由是而有用敬信之主不患規模之狹小而大兵大
役而外一有侈其盛美之意則度支告匱而後難為繼矣
惟裁之以節焉酌其盈劑其虛太府以藏之量其入權其
出冢宰以掌之無玩物自無浮費深宮之嗜慾既清而儉
德以先天下者不且為天地留不盡之利也哉由是而有
人敬信之主不患統御之無術而百官億姓之衆稍或參
以苛刻之念則涼薄成風而久乃不堪矣惟廣之以愛焉
輔我治者我股肱也我耳目也必心營以聯之待我治者
我赤子也我邦本也必鞠育以撫之無積威自無積怨一
人之慶賞至公而戒休悉載深仁者不且為萬物養和恒

之福也哉若此者精一以執中無怠無荒庶績之所以咸
熙也開誠以布公無詐無虞成孚之所以式下也制節謹
度滿而不溢富貴之所以常守也不廢困窮不侮鰥寡解
阜之所以成風也治一國之道即治天下之道也而猶未
已也

博厚所以載物也

二節

祁文瀚

中庸推至誠及物之用而知體之所以合也夫載物覆物
成物其用既無殊於天地而配地配天無疆不有與之同
體者乎至誠真不可量矣且以至誠在上本其無息者與
天下相見而舉天下萬類之紛萬有之衆皆其所包羅焉
含蓋焉性命各正焉以為大業之彌綸莫然盛矣而不知
其孚大化於一心與陰陽而合撰庶幾俯仰高深之間而
如遇之觀其由久而徵之悠遠博厚高明而愈有以知至
誠矣蓋性分無妄之理原非功化所能窮而歆為皆備之
中悉載本量以俱出吾為想至誠之用而知用之甚宏也
品彙流行以來風土如此乎有殊也闡昧如此乎難啟也

天札如此乎不齊也雖具什伯庸衆之材而容納必有所
未周照臨必有所未遍飲和而食德者又奚以閱萬世而
彌永耶乃至誠則已載之覆之成之矣與為負荷深仁厚
德淪肌而洽髓也孰以之博厚以之也與為丕冒成功文
章上蟠而下際也孰以之高明以之也與為永貞太和保
合遂生而復性也孰以之悠久以之也舉舍生負質者無
一或遺於覆載成之外而叅贊之能事真有以補造化之
缺平兩間之憾而不等於近功淺效之所為疇得而易量
其用之所極也哉吾為想至誠之體而知體之國外也乾
坤真位而後得一以寧者示物以簡也得一以清者示物
以易也屈伸而往來者亘古而不遷也雖有崇效卑法之

能而膏澤僅及方隅聲教未能遠播而迭運於無己者又
奚以同推遷於有長耶乃至誠則已配地配天無疆矣南
朔東西莫圍廣運之能而坤輿之內四達而不悖者若與
之掣量也其配地也惟博厚之故禮樂刑政莫掩發越之
盛而貞觀之象下濟而光明者若與之同流也其配天也
惟高明之故休養生息不擾寧靜之神而各正性命無往
而不復者若與之並行也其無疆也惟悠久之故舉親上
親下者無一不在配天配地無疆之中而盛治之洋溢後
天地而生有以協兩儀之撰不先天地而盡有以兼三極
之才而非同於比擬假合之迹誰得而淺窺其體之所存
也哉至誠之同於天地如此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論語與道五經祁文瀚

再卽善養以明所長其為功於天地之義道者大矣夫氣不
善養無以塞天地卽無以配義道也故周丑之問而切言之而
浩然者不從可識乎昔孟子不動心之學始於立言終於立德而
德之所立從涵養中來者也不究其本然之體而論之幾莫解俯
仰高深之何以固外也不因其相成之用而推之幾莫測綱常倫
理之何以有賴也蓋宇宙有正氣人生有正理而運量於受中
之後者俱可歷指之而信其非誣彼告子之不得於心勿求於
氣是其氣之得乎天地者將違之而悖德也是其心之拂乎義
道者將悞然而不顧也夫不得所為心因失其所為養而彌綸
宇宙

字制摩動之氣不且狹之撓之而適以害之也哉而孟子
曰否吾氣之體無乎不周盛大者原無或遺也惟涵濡既
久適如乎本來無妄之真則當大任而不驚氣之用無乎
不足流行者本無或阻也惟蘊蓄既深克全乎當然自具
之理則建非常而不懼所謂浩然非耶究其氣之浩然在
善養者能守之亦在善養者能言之耳而詎易為不知者
道乎物無可限之謂大大哉乾元含宏廣大莫大於天
地而氣之浩然者殆如其至大乎物無可屈之謂剛剛健
中正而動也剛剛莫剛於天地而氣之浩然者殆如其至
剛乎誠使直養其大而無以小害大則天地之大吾之浩
然者不且上蟠下際而有餘乎直養其剛而無以柔害剛

則天地之剛吾之浩然者不且上行下濟而無不足乎蓋
至塞乎天地之間而或者猶疑氣之虛而無據徒抱空質
以游也則試即養成之氣以思其功用之所及而知義之
所在氣之所在也夫處物之謂義機宜變化非有善養者
以助之裁制奚由而盡利是氣與義兩相資也即兩相合
也天地之大義而氣能翼之以行而兩間亦若待之而成
能抑道之所在氣之所在也夫共由之謂道名教彝倫不
得善養者以濟之敷施何由而各當是氣與道交相合也
即交相成也天地之至道而氣能載之以凝而三才遂若
需之以立極審此而氣為塞天地之氣即為配道義之氣
適成其為浩然之氣而已矣所誰謂難言者非終不可言

而善養者誠不得自言其人生也直之理以至虛負天地
抱漸道義而浩然者日即於餒也

祁文汪

字沛然號秀峯行一丁亥相四月十三日生山西

平定州壽陽縣廩生士子優貢習書經

曾祖昌岸生

伯祖德原生懋蘭歲貢峻德儒士

曾祖母李氏才節兼優崇祀

堂伯雲龍歲貢雲翼拔貢雲雲業儒雲企增生

祖敬德儒行

堂兄溥廩生文淳增生文瀚戊子舉人已進士歷任江南
來家縣江陰縣知縣改任長治

祖母趙氏

堂兄文瀛文錦歲貢文濬增生文謙文潔

胞伯雲露業師歲貢備縣訓導

嫡堂兄文治廩生宗元瑗湖北應城人
己卯拔貢

父雲瑞廩生待封修職郎

堂侄樹楷廩生樹楚原生樹岳廩生樹樞廩生樹聲

母羅氏歲貢謹璧公女待封櫛人

堂侄樹樞廩生樹檀廩生樹榮業儒

慈侍下

堂孫廷煥廩生廷煜廩生廷燦廩生廷燿廩生廷燾廩生廷燾廩生

聖王氏 繼賈氏 子樹楷 晚任樹杏僅幼

成均業師

華管祭酒楊老夫子諱名時字凝齋江南江陰人卒原在禮部尚書贈太
未子大傳遠文公

總管祭酒孫老夫子諱嘉彥字懿齋山西興縣人已現任刑部尚書

祭酒羅吳老夫子諱拜字昌言滿洲正紅旗人辰現任詹事府正詹

邵老夫子諱基字學址浙江鄞縣人辛原任吏部侍郎江蘇巡撫

崔老夫子諱紀字君玉山西永濟人戌現任陝西巡撫

國老夫子諱璉字夏陳滿洲鑲白旗人戌世襲二等阿達哈番

李老夫子諱鳳翥字雲麓江西建昌人丑前任禮部侍郎

司業胡老夫子諱宗緒字龍象江南桐城人戌前任翰林院編修

助教曹老師諱洛稔字麟書江南當塗人己

方老師諱愉字北山江南儀徵人甲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孫大司成季祁文江
孝一等

位不可以虛立患無位者宜自審矣蓋所以立者必預養
於無位之日而能立與否不待位而決矣惟然而無位又
奚患焉今夫朝廷取士建官而位緣以定其榮我者乎其
報我者乎以為榮我而我心繫矣以為報我而我心又若
不自安矣試思天下之大而我為所榮未必非以榮我者
迫我也若一出於報則必其所施有致報之能而因以所
報償所施之績已若無具而急於取榮恐因榮而辱也亦
徒見我心之惓惓耳何則性分與勢分原自相因乘時可
以展鴻業利見可以廣奇勲故有為有守之士重治術亦
重遇合然功名與道德各不相假入官者首資服古宅人

者端重義民故明體達用之儒爭操舍不爭窮通無如世
之皇然患無位者恒多也然亦思位果何為而設也哉事
必取其豫也而務為粹至者弗貴焉蓋素有所積而後緣
所托以效其能渭之濱與莘之野與發跡固容有奇至問
當日之鷹揚戮力惟歌一德惟頌同心量必重其稱也而
偶有未懽者勿取焉蓋器有可容而後假所投以廣其用
帝之師與王之佐與委任極於莫加至考當年之經綸措
施克居變理克備寅亮是何也位固有所以立也而其當
患為何如為天地立心者出處闢氣運之盛衰然吾人之
患不必探諸天也蓋時命不能必而道德可自裕古大儒
草茅坐論微可以調劑陰陽顯可以轉移水火德業廣
豈求諸考詢時哉而漫曰天工人代也將曠官之謂誰階
之厲乎吾知不為覆餗之差即為棟橈之吝而何勿皇然
為萬物立命者行藏係斯人之危安然吾人之患又不必
驗諸民也蓋事功猶待於後而學問當謀之先古大儒匡
坐鼓歌大之在修禮考樂小之而謹身善行功成名立豈
僅於拜獻時哉而漫曰居高理物也將素餐之味伊誰之
啓乎乃知爵祿非驕之期恭儉惟德之逸而何勿殷然况
所立亦未易言也一念之苟且遂已墮明作之基我末學
古事何議我有蓄疑謀何成所以服休服采惟其人不惟
其官為德為民量而入不入而量然而所患更無已時也
片端之未善適足見性功之淺維寵可居宜思危維仕有

謹發題
酷炙刀

崇聖論
光臨大

屬修治
題無制

優宜力學所以禮義之門即功名之路而大人之任總先
覺之英是知位非虛器殊覺駸驚之徒勞立有實功益見
幽獨之當慎患耶不患耶夫亦可自決矣

理精詞達居然傑構原評

力大思深氣清筆健足徵學養兼優本堂評

高明所以覆物也

胡少咸月祁文汪
撰特等

物無不覆高明之用大矣蓋物待於覆非高明莫以矣至
誠之高明非即所以覆物乎聞之易曰聖人作而萬物睹
誠以至德之主天下皆在其覆庇中也然游其宇者止相
安於固然而未詳玉冒者之於何而極詎知聖人隆首出
之勳咸寧萬國大平章之用光被九圍其恢宏無外之模
固有取諸性量而裕如者是非特博厚足以載物已也廣
運之神物托為命然德足以舉之必量足以涵之者也俯
而察亦仰而戴於此見乘六以御之規焉浩博之束物資
為依然實而體之亦虛而受之者也下有乘即上有承於
此博中正以觀之用焉蓋峻德宏功巍乎煥乎而不可踰

自容民畜衆廣矣大矣而莫或遺所以覆物不可於高明
決之乎氣類芸芸相夷者勢而情則相亢孰能有容俾克
順則且天下事之無可角者必其先有不能與京者也無
與京則需高矣以觀至誠峻偉之業直有以開千古之所
本無而創生民之所未有舉懷方之屬瞻如雲也就如日
也蓋幸托聖人之宇常覺俯仰之甚寬也則所以恬冒之
者為無既矣兆姓紛紛相昧者理而智則相耀孰克彰教
使皆向化且天下事之不容蔽者必其先有莫之能掩者
也無可掩端惟明矣以觀至誠英華之播直有以開草昧
之樸略而啟文明之景運舉抱質之倫也可亨也蒙可發
也蓋既近天子之光彌嘆訓行之日切也則所以格被之

犀遠刻

者為靡涯矣且高有臨之象焉咸臨者行正之吉教思無
窮容保無已夫是以所動之皆豫所履之皆泰明有觀之
象焉大觀者下土之化神道設教中正有孚夫是以貴道
可以化天下離德可以照四方然而至誠非以勳業自高
也大道之崇闕自足登三而咸五故未嘗有道超千古之
心而時有共戴一尊之誼抑非以聰明自炫也重光之宣
著原足炳中而彪外故不必存知周萬物之想而時呈昭
明百姓之休海隅率禱無加於德業之崇廣摩倫被澤總
歸諸謨烈之顯承大哉至誠其高明曷可量哉

用卦義
發德靈
切不尋

博大而清真虛評

聖意精切摛藻風華應從十年讀書十年養氣得來評

升車必正立兩脚乾隆癸酉科中式第二十五名邪樹檜

聖心之敬無不在於升車見德容之盛焉蓋敬者德之興也
也由升車而遞徵之而德容之盛夫豈作而致之哉昔吾
夫子一生大抵馳驅之日為多將毋有稍殊其丰采而參
差不齊者乎然聖人一身之動履固一心之欽翼所凝聚
而出焉者也威儀為定命之符而官骸悉從令之體則動
容中禮未嘗不見於風塵鞅掌之間嘗於往來周旋之
下驗其從容和順之休固更於車塵馬足之間窺夫參前
倚衡之度而知聖人之容固一於敬者也四牡翼翼亦壯
觀瞻之色而特恐偶爾跛倚反類起來之輕和驚讙已
絕匪僻之干而特恐其儀稍忒反滋張弧之感乃嘗觀子

之升車矣升車而執經者亦常也而必正立執經則有異
居正者端凝之素而升車豈改此度也誠意形為肅恭而
足容必重自覺因心而成象不虞顛覆也而寧虞跛側山
立者如齋之常而升車豈易其素也方正發為嚴翼而舉
足為法自見官止而神行非有蹶躓也而何有偏倚是則
子升車之敬也顧未升而正爾容未必既升而淑爾止車
下而修其德隅豈必車中而守其令儀無已則更觀夫子
於車中立視五駕式視馬尾車中非不顧也而目容之端
自不至以過轂者類淫視之戒誰其疑於逆而送之振策
而有庶哉之嘆憑軾而有苛政之傷車中非不言也而口
容之止自不至以厲聲者貽廣欬之譏誰其疑於呼而詔
之事觸於目而每假於手以達之情見乎辭而亦託於手
以示之則親指或隨顧與言而遞呈者乎吾子手容之恭
從未見以指揮者失端好之容則亦猶登城不指而與內
顧疾言胥浪焉耳車中之容不可於升車類誌哉傾敬不
涉於履踰展軫效駕老載身心以流通而辨卑適形其無
調惰慢不介於儀容鳴鸞和鈴悉統性量以昭示而登車
自見為有光苟非聖人亦孰能與於斯

鮮能知味也

祁樹檜

味不在飲食之外不知者可慨也夫味豈有難知者不意鮮能知味者即莫不飲食之人也不亦深可慨哉今必取天下不可知之事強人以所難而白爾其能是亦何責人之不恕也乃舉天下易知之事而甘自居於無知之列則憫憫者無所辭其責而習焉不察者亦可靜觀而自惕矣人莫不飲食飲食中不即有味乎將求味於飲食之外未飲未食則味與我不相親亦難於事之所不屬而責以心之所必明惟索味於飲食之中式飲式食則味與人自相既何難於事之所常經而會以心之所共覺則味豈有難知者哉而無如能知者之鮮也淡而不厭者味之平正而

無奇也然人情於所獨得則震之於所共得反忘之矣味
固人所共得也而玩心生焉曰是豈有難知者耶其心愈
高而愈晦其意彌遠而彌僻見為易知者正其不知之尤
者也昏昏之弊即中於昭昭之識矣腴而彌旨者味之日
出而不窮也然人情於所乍見則繹之於所習見反安之
矣味固人所習見也而怠心起焉曰是豈易知者耶而淡
乎其若忘茫乎其若迷見為難知者又其不知之甚者也
冒味之咎即滋於暴棄之心矣莫難知於浩渺之途研辨
雖勤而扞格不入誠無可如何耳若猶是味也飲居人右
而味即右焉而有也食居人左而味即左焉而宜也奈何
味日與人合而人日與味離也則所得者皆糟粕也莫難
知於怪誕之事探索雖深而難深莫究誠難於致力耳若
第云味也飲以養陽而味不離乎陽之清也食以養陰而
味不離乎陰之濁也奈何味自與人近而人自與味遠也
則所見者皆膚末也噫味固即在飲食中而不知味者竟
在莫不飲食之人可慨也夫

流水之為物也 一節 祁樹檜

學聖者有其序仍以罕譬而得焉蓋道之成章而後達猶水之盈科而後行也不然道豈可俸致哉且天下惟恃源而往者為足貴耳非謂其一蹶而可就謂其日進而無疆也苟功不循乎其序則銳進之弊亦等於怠荒吾未見其有終矣是盍仍於水監乎聖道之大而有本如此學聖人者豈無其序哉蓋學海而期至於海固自不甘以小就者域於溝瀆然學海而不能遽至於海尤貴以不擇細流者企夫朝宗不見流水之為物乎莫過者水之勢而習坎以進自可裕浩瀚之觀就下者水之性而晝夜不舍終不越潢汙之屬不盈科不行流水之為物也而何疑君子之

志於道乎將有志於盡性至命之詣則必為之疏濬其源
焉格物以探蹟窮理以索隱由是而之焉豁然貫通浩乎
莫測其津涯矣不然者學問之未博則古今卷礙塞之區
也思辨之未精則事物多疑信之參也文章未聞而遽言
性道吾見其廢然而返耳將有志於精義入神之境則必
為之排法其流焉閑邪以祛妄存誠以葆真由是而進焉
殊途同歸茫乎莫窺其畔岸矣不然者克治之未精則天
人有交戰之勞也存養之未密則出入無可據之功也深
造未能而妄希逢原吾知其動而必括耳不成章不達不
猶水之不盈科不行哉蓋事莫患乎其半途而廢也學以
恒而精而顧甘以作輟者自償於淺嘗則道終浩渺而無
憑中道而止徒勞臨淵而羨耳如彼溝澮其何以混混而
往抑事莫患乎其躓等而進也功以需而積而顧欲以捷
獲者速效於崇朝則道終虛懸而無據凌節而赴惟有望
若而歎耳如彼止水其何以汨汨而未有志聖道者可不
觀水而有悟哉

山西鄉試殊卷 乾隆乙酉科

中式第二十三名祁恕士山西平定直隸州壽陽縣附生兵籍習禮記

同考試官絳州垣曲縣知縣湯 閱

薦

大主考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陸 批

取

又 批

清新俊逸兼有其長

大主考講起居注宮閣學士程傳爵 批

中

又 批

大舍細入弓燥手柔

本房總批

按之沈實揚之高華

春容之中饒有風發

泉湧之致青年得此

誠未易才也詩裁嗽

芳吐潤策論條暢詳

明春官桃李更當一

鳴驚人

有能一日 兩節 祁恕士

用力者無不足聖人終為不用者慨焉蓋仁以力而能力
 以用而足彼不足者終無解於不用也夫豈成德之果難
 也耶且天下事固無所為難易也惟視其力所自致者何
 如耳乃明明有可以旋至而立效者迥相期於後先相望
 之一途而或假心餘力繼之說以中分其難易之局試即
 寬其局以相稽究莫能詭其詞以相冒則有志者夫亦可
 以瞿然興矣好仁惡不仁之未見成德固若是之難乎是
 非用力於仁不至此顧人各有仁即各有一能仁之力則
 試以用力者殫求仁之功而且以一日者端利仁之始覆
 載不可寄虛生之體吾有耳目吾有官骸胡獨令漸然待

就下襲上
深得譽旨

提筆毫

盡而謂此事之終歸廢棄也則愧奮不能以一日安雖純
 備之淵懿原非一日所能造其極而此際之踴厲迅發志
 氣已一往而無前所為皇然內斷而決其有必副者此耳
 聖賢必不立孤詣之程秉彛與共降才與同胡獨至爾然
 疲役而謂此事之竟歸歇絕也則刻厲不能以一日置雖
 重遠之責備豈遽一日所能要其終而此際之急起直追
 精神已相引於不匱所為快然自慊而決其無或餒者此
 耳吾見其用力於好而好足矣用力於惡而惡足矣是其
 立志之勇在乎能而益穆然於所用之非異人任也則其
 有也豈非吾之厚幸哉且夫冀其有而不敢必其有者屬
 望之維殷也疑其有而終不信其有者尤詣力之難味也

持議發

劃題如分

夫使抱無窮之責望而果屬意計難料之事則志願亦覺
 其太奢乃以自有之力而實致諸自有之仁雖盈量而酬
 亦祇內完其性分初非有徇齊敦敏輒驚為曠世難再之
 奇而何以瞻顧傍徨竟不知此力之自證自慰者究將誰
 屬也則望彌迫也抑使挾無己之殷懷而果有困頓難堪
 之苦則刻核奚必其太苛乃以不用之力而虛蒙夫不足
 之咎雖原情曲恕尚莫引掖於方求要必其黽勉告勞確
 有是意味親嘗之况而何以盱衡閱歷併不知此力之或
 盈或絀者又將奚屬也則情彌感也有能用力於仁者乎
 抑嘗有用力而力不足者乎當吾世而有力不足之人於
 吾亦復何望然不足而已見之於用則力非為不用者致

張意到筆隨

其飾自必為能足者效其靈體驗切而相待匪遙吾幸得
於不足者卜之矣當吾前而有力不足之人於仁亦復何
與然不足而猶用之於仁則力雖未底乎仁之歸而用已
不居於仁之外動忍久而頻復不遠吾尤將於不足者進
之矣蓋有之矣而其如未見何哉夫安得有用力而力足
者一慰我願見之思也耶

吐棄一切獨標新穎一往英銳之氣筆力直透紙背

陳其宗器設其裳衣

祁恕士

陳與設繼舉可於廟中觀孝矣夫宗器裳衣先世所遺也
陳焉設焉孝之行於祖廟者不又可繼舉哉且夫抱不匱
之孝思而但於區區服物間分明而鄭重焉斯亦非祀典
所甚要矣顧靈爽必憑於所好而精神尤寄於所依當夫
次第彳列而對越之下恍然如與為周旋則武周之達孝
固不獨祖廟既修已也暨茨而既塗矣神棲有所燦然廟
貌之一新特恐俎豆僅存而手澤莫究撫栝椽而興嗟保
無貽神明以怨恫松栢而有榱矣故址復擴儼乎玉步之
已改第恐在筓空啟而綴衣無掌觀几杖而思痛奚以深
懷慚於見聞爰稽嘗日有宗器焉武周則從而陳之矣物

苟非前代珍惜之具縱不坐視剝落而亦不必於清廟中
故亦其張皇茲之傳自累世者謂非先王所珍惜乎夫琬
璧刀貝用垂位次於房序亦曰地不愛寶我先人為國家
光者大矣而余顧草莽委之耶念及此而居左居右其極
鋪張之美者猶淺而位東位西其深憑式之情者為獨殷
也已有裳衣焉又從而設之矣服苟非先朝留貽之舊雖
或多方炫耀而究不克於七廟中彷彿其音容茲之襲自
宮府者寧非先王所留貽乎夫狐狸元黃常傳制作於幽
風亦曰備物致用我前人為箕裘計者遠矣而余乃弁髦
視之耶念至此而五玉七章其彰采色之備者猶後而臨
上質旁其成憑依之象者為獨切也已雖禹鼎湯盤古物
皆堪寶貴而倘非先世之所留則世守原不與存此宗器
也我周數十世之神明默為鑒觀圖球也與哉是世德之
所遞嬗也我而承器罔替矣昔日之法物一啟匱而神與
俱往而牛羊玉帛之間如見神靈之呵護即夏元商白高
曾不同近今而苟為先君之所襲則被服已云無數此裳
衣也我周數十王之形神與為依庇禴禘也與哉是當躬
之所僅存也我而衣德克紹矣已逝之形影一覩物而神
與俱來而几筵重席之中不啻霜露之零濡蓋器與衣為
先代之光敢曰人已往而澤亦謝而陳與設為續緒之謀
自覺時雖異而典猶新武周之達孝不可於廟中繼舉哉
丰神煥發藻采繽紛

盡信書則

已矣

祁恕士

書之不可泥也武城可鑒矣甚矣信書非謬而盡信之誤也彼武成一書而取二三策此可以見讀書之大凡矣且夫人最患挾拘墟之識而執迹以求遂疑載籍之皆可採輯而所見乃淆蓋傳信或轉以傳疑而多泥必至於多誤即昭代之典籍以還而相証而後嘆古人之立說其可僅作如是解者已有明徵也今夫前代有成蹟可取為後世楷模者豈不重賴有書哉然淺見寡聞雖嫌得此而失彼而無收並蓄甚且竊似以為真吾將為信書者正告之典策以擴聞見豈必皆無本之談而純疵相半遂至貽來世以口實則與其概存其說而使人援摭之有資反不若盡

去其籍而使人置喙之無由方策以紀往昔寧必無一得
 之善而真偽莫辨遂至為古人之所蒙則與其援古為據
 撫舊說而反復難安曾何若束書不觀憑心裁而拘牽卷
 化且夫書亦何不可信之有然而盡信與不盡信正自有
 辨盡信者搜攬廣而識見雜語若極於至詳擇反失於不
 精編簡本多誣妄之詞而彼惟尊聞而罔敢議焉此千古
 載籍之一厄也不盡信者檢閱嚴而斷制確文雖具其甚
 煩旨必歸於至簡海內共樂傳誦之章而吾偏別白而自
 有真焉此尚論前世之一快也武觀武成一書導揚成功
 之書也今而日取二三策夫豈矯膠執之弊而故從其畧
 已哉蓋武王當年遵時養晦已閱十三年之久則苦衷應

出落處具
見筆力

學字煩

諒人蒙矣胡然而臣工之贊揚更多贊詞也吾為斟酌於
 其間一若史氏之筆約指可盡寧勿以少為貴者一去夫
 後人之疑而二三策之留遺乃不因言龐事雜而大亂其
 真且也保定無疆歷傳十五王之永則盛德久洽人心矣
 胡然而簡帙之鋪張別無考核也吾為辨別於其中一若
 寧王之功數端可該何勿以約為收者默契夫當世之情
 而二三策之彪炳乃益因言簡事該而可垂於久吾之取
 武成如是而讀古人書者不可得其大凡哉蓋博古貴有
 特識豈必斷簡殘編^於逐逐而尋劇事荒言之途論世別具
 深心自可以酌理準情落落而破庸耳俗目之見不然盡
 信之禍及於無窮徒令人激而為不如無書之嘆也嘆夫

精力圖畫

語經錄

骨力森竦咄咄不羣

山西鄉試硃卷乙酉科

賦得鯤化為鵬得成字五言八韻 祁恕士

北海鯤魚化鵬飛入遠程修鱗時已久奮翮養初成
不作池中物寧懷藻際情一朝排浪起萬里順風行
迅躍長空幻扶搖竟體輕從龍翻早變伴鳳卻先鳴
理自含潛見機緣說困亨徒南今有路直欲上

蓬瀛

本房加評

逸情雲上綺語鮑流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乾隆丁酉科
國文衡選拔 祁韻士

樂有由終振以玉而衆音畢矣夫音之有條理也非玉有以振之何以集衆音而為之終乎今夫八音之有闕猶萬物之有終也萬物不能有始而無終所以成天道八音不能有作而無闕所以感人心蓋嘗於衆響將寂之會默驗夫成文不亂之理而恍然於玉韻之鏘鳴者其德可佩其音猶可聆也試由金聲而進繹玉振之義簫韶之雅奏常新而戛擊鳴球簡冊猶傳其典可知一音出而衆音乍啟者即一音出而衆音忽收也溯清響於泗濱知必有秩然不紊者於以重大常之掌大武之美善既協而功成樂作磬師獨著其官可知以一音倡衆音而無不隨者即以

音飭衆音而罔不畢也按遺音於搏拊知必有截然不亂者乃以留樂正之書蓋萬物不無定則而節奏出自天然吾以為終條理也清濁高下之迭出而不齊也勢以殺而將息顧無以息之而颯颯者漸苦於無餘有以息之而寂寂者仍留其未盡統宗會元之義天地於此受成焉夫拊石致率舞之休浮磬上平成之貢當夫戛然而止凡所謂笙歌間歌之繁會一自立辨之聲作而雅奏特收也夫豈徒以累黍裁桐漫調皇王之金石遲速疾徐之錯繆也氣由放而漸微顧方其未微而典樂者和聲以鳴盛迨乎既微而扣石者著往以飭歸應律合節之餘人心於此成則焉夫衝牙傳雜佩之章貴玉尚清越之調當夫訕然而終凡所謂矇如繹如之次第一自編磬之音感而萬籟悉平也又豈徒以絲哀竹濫視為音韻之鏗鏘且也金之音洪而玉之音纖所以成乎洪也而推其義一如坎艮分乾坤焉所以雅韻怡人方繼洪鐘而發響而大小畢奏之後獨完聲氣之元况乎聲之用舒而振之用誦誦所以成乎舒也而按其旨一如秋冬之繼春夏焉所以清聲遠播雅隨無射以同傳而宮商並寂之餘獨叶和平之奏試進而詳集大成之義

山西鄉試硃卷乾隆丁酉科

中式第五名祁韻士山西平定直隸州壽陽縣拔貢生民籍

同考官太原府風縣知縣加一級 閱

薦

大主考翰林院修撰加二級錄五次全 批

取

又 批 春華秋實玉潤珠圓

大主考員外郎^{翰林院侍讀學士}加二級錄五次全 批

中

又 批 彌中彪外健筆凌雲

本房總批 五色相宣八音並奏氣

含風雨之潤筆吐星漢

之華所謂萬鈞洪鐘無

復錚錚細響也論文有

典有則經義不蔓不支

詩律才壓機雲對策體

原晁董榜發知生甫以

明經拔萃名噪晉陽高

才博學抱負不凡允堪

黜黜

昇平騰驥

皇路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祁韵士

聖人不欲以作自任而因明其述古之忱焉蓋古人未嘗

斬後人以作而自有無庸作者信之深斯好之切子故以

述自安歟今夫典章之燦設有創必有因而人顧不樂為

其因而樂為其創則皆師心自用之一念中之耳抑知著

作非可以輕言而精神不隔於時代儒者生古人後讀古

人書即欲殫精竭慮與古人爭不朽之名而見長終歸於

無術乃嘆載籍極博固無庸舍此而別求相貶之端矣吾

茲曠觀千古而念作者之難也昔先王肇興文字而慮其

言之不足以永垂也於是宣之口者筆之書而竹冊韋

編蔚為萬世文人之祖迨後儒講學淵源而慮其書之漸

即式未忘

本阿秋
水

正靈歲
亮不德德

探源說來
羅漢錄

蝕於流布也於是以聞諸師者傳諸徒而殘篇靈簡遂多
 一時考訂之文吾也生當昭代編想皇初探著書之如林寄
 逸情於千載何嘗不願網羅散失勒成一編爰以上追羲
 軒沾丐後人卓然與古之立言者相伯仲然而衣冠非昔
 長留卷帙之光金石堪歌不廢皇王之統述焉而已作云
 乎哉今夫人之好言作者其弊有二其始以古為不足述
 而秦然有自我作古之思遂謂詩書皆歸陳迹何須向故
 冊以乞靈易象盡託空言勿事執著莖而問卜推其荒茂
 所極至有日披萬言而曾無一言之當於心者疑古而不
 知服古此固尚論之一厄矣其繼亦或以古為有可述而
 漠然存非我所好之見則雖敦行古禮而脫略者病為拘
 學親聽雅音而思厭者至惟恐卧當夫扞格不入至有終
 身守之而並無一事之肖於古者慕古而不必嗜古此又
 讀書之一患矣詎知先民有作理以玩索而彌長傳述維
 殷心緣契合而自愜吾方信而好之之不暇而敢言作乎
 歷半生而著一書不若歷半生而解一經吾自念參稽有
 素萬不敢以二三疑似之見坐論前謨而第以作者之精
 神恍接我於默相浹洽之地則述焉而古與吾親作焉而
 古遂與吾疎將禮樂文章尚當撫遺文而奉高曾之矩以
 一人而撰百家之書何如以一日而晤千秋之訓吾自念
 講貫有年斷不能以參差浮慕之習妄謂聰明而第以述
 者之志慮宛遇古於兩相訢合之天則作焉而古人未必

於類說
 去波頭
 烟雨迷
 歸中道
 俯仰興
 遠飛

發
 於
 如
 草
 語

從
 好
 比
 變
 詞
 驚
 心

聖
 如
 出

氣
 聲
 擊
 擊

究
 題
 神
 十
 分
 透
 足

見許述焉而古人又必不見棄將典謨訓誥直堪廢寢食
而升俎豆之馨蓋百王之典冊常昭理必遵乎其舊而一
綫之薪傳攸者解時遇乎其新古之人有老彭者吾願執
所學而共商之

大主考原批

情文相生絃節並赴鏗然而韶鈞鳴蔚然而鸞鳳躍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祁韵士

聖人不敢以作自任而因明其述古之忱焉蓋古人未嘗
斬後人以作而自有無庸作者信之深斯好之切子故以
述自安歟今夫典章之燦設有創必有因而人願不樂為
其因而樂為其創則皆師心自用之一念中之抑知載籍
極博既我良多幸生明備之後固無庸別求新奇乎吾茲
曠觀今古而念著作之難也昔先王肇興文字慮其言之
不足以永垂也於是以宣之口者筆之書而竹冊韋編實
開萬世文章之祖迨後儒講學淵源恐其書之漸蝕於流
布也於是以聞諸師者傳諸徒而殘篇蠹簡遂多一時考
訂之文吾也生當昭代編想皇初探典冊之如林寄遠情

奇如欵

提筆謹使

探源發末
淵源發末
高麗雲

軒欵波起
頓令烟雨

述離中道
吟俯唱遠
興過飛
忽作一頓
銘若天開

於千載何嘗不欲網羅散失勒成一編爰以上追義軒沾
丐後學卓然與古之立言者相伯仲然而衣冠非昔長留
卷帙之光金石堪歌不廢皇王之統述焉而已作云乎哉
且夫人之好言作者厥弊有二其始以古為不足述而秦
然有自我作古之思遂謂詩書皆歸陳迹何須向故冊以
乞靈易象盡託空言奚事執著莖而問卜推其荒蔑所極
至有日披萬言而曾無一言之當於心者疑古而不知服
古此固尚論之一厄矣其繼亦或以古為有可述而漠然
存非我所好之見則雖敦行古禮而脫畧者轉病拘攣親
聽雅音而思厭者至惟恐卧當夫扞格不入每有上下千
古而並無一事之肖於古者稽古而不必嗜古此又讀書

從不信
好遊棧二
比高登場
變不測機
詞亦極名
貴空字
千古之靈

之一患矣詎知先民有作理以玩索而彌精傳述維殷心
緣契合而自愜吾方信而好之之不暇而敢言作哉積數
十年而著一書不若積數十年而窮一經吾自念參稽有
素萬不敢以二三疑似之見坐論前謨而第以作者之精
神悅引我於默相波洽之地則寢食為之俱忘也撰一說
於千百載之後何如奮眾說於千百載之前吾自維講貫
有年斷不肯以參差浮慕之習妄詡聰明而第以述者之
心思宛遇古於兩相訢合之天則俎豆為之彌永也古之
人有老彭者吾願執所學而共商之

堅筆此立
名論不列
真漢書中
摩動韻外
極行文之
樂事

大王考原批

清文相生經節並赴鏗然而韶鈞鳴蔚然而鸞鳳躍洵

足鼓吹六經函蓋一切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實過矣乎

祁韻士

推所以寡過之由知三重惟王天下有之也夫人第知三
 重足以寡天下之過而不知正非易有也王天下蓋思不
 驕之義今夫撫馭一世患無所以馭之之具而尤患失所
 以馭之之權蓋乘權出治則凡受治於我者亦得乘我之
 權以自治而治法彌光嘗即鼓舞斯人之際想夫操縱惟
 己之樞而慄然悟臣民之觀化者切也蓋自梗化鮮頑民
 而王制之範圍以肅承流歸百職而王章之約束斯明懿
 惟三重固伊古聖人所恃以寡天下之過者而特難必王
 天下者之有之也百族各為風氣南轅北轍殊其迤奇字
 方言異其宜而且疎畧相高至以士夫而軼乎禮法睹此

法定有字
秘錄得通

撰經動操
聲滿天地

言其見
根抵

殊方質俗能勿念積弊之有由萬類共此章程圓盖方軫
 無歧式諧聲會意無殊文而且羔酒相樂寧於里社而或
 忘揖讓撫此一道同風所當問經綸之大柄今夫匹夫何
 知學問無以範之則心思耳目在在有踰閑蕩檢之憂學
 士好作聰明無以鎮之則舉止言詞事事有毀冕裂冠之
 懼甚矣過之寡非三重不可也而誰其有之庶幾其惟重
 聰明作元后南面而王天下者乎蓋惟經法之昭垂其體
 甚嚴而其量甚大本足以彌綸宇宙俾頤僻僭忒之胥靖
 其萌亦惟聲靈之憑藉履之不疚而措之咸宜尤能以震
 動羣生俾蕩平正直之統歸有極而吾於此一懸想之法
 不足以著百度之貞必不能合在廷之卿月尹日與之共

精神動盪

弊等分明
出聲顯發

聖止德位
去有字之
罕語中要
富而事情
簡錄的是
方家舉止

養其休嘉大聖人儀型百辟憑兢業以懋惇庸而考工創
 物不遺六職之名諭教有期特重象胥之掌斯禮樂不待
 興於百年而惟臣欽若有羣依清晏之河山而已矣勢不
 足以靖一世之紛必不能統四海之畢兩箕風與之相規
 於畫一聖天子首出庶物勅幾庸以昭秩敘而邦畿輻輳
 人思方軌之安重譯偕來羣上聖人之頌知風俗不待移
 於三紀而惟民從人有共樂太平之日月而已矣其寡過
 矣乎使因其有而遽以權位自雄則片念矜誇三重亦祇
 成文具而運之不靈故百族之星拱雲從斷不入聖人之
 念慮惟因其有而彌以敬謹自矢則寸心經緯三重亦載
 以精神而放之皆準故六宇之雨盈風渙總莫外和會之

堅卓

願普慶滿
深數效仍錄
自殿力錄
楷壇千
人

昌期猗歟休哉此周之所以王也

大主考原批

歸重王天下三字與下節語脉關通筆健氣道迥非尋
行數墨者比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祁韻士

推所以寡過之由知三重惟王天下有之也夫人第知三
重足以寡天下之寡過而不知正非易有也王天下者蓋
思不驕之義今夫撫馭一世患無所以馭之之具尤患失
所以馭之之權益乘權出治則凡受治於我者亦得乘我
之權以自治而治法彌光斯大權彌肅矣蓋自梗化鮮頑
民而王制之範圍以肅承流歸百職而王章之約束斯明
懿惟三重固伊古以來所恃以寡天下之過者而特難必
其有之也百族各為風氣方何以殊俗何以質能勿愈移
易之在人萬類共此性情道有由一風有由同尚其握樞
機於自我今夫匹夫何知學問無以範之則心思耳目在

定字
發聲

從發過
所入無經

動聲
天地

原式未卷

在在踰閑蕩檢之憂學士好作聰明無以鎮之則舉止言
 詞事事有毀冕裂冠之懼甚矣過之寡非三重不可也而
 誰其有之庶幾其惟豐聰明作元后南面而王天下者乎
 盖惟經法之昭垂其體甚嚴而其量甚大本足以彌綸宇
 宙俾頗僻僭忒之昏翦其萌亦惟聲靈之憑藉履之不疚
 而措之咸宜尤能以震動羣生俾蕩平正直之統歸有極
 而吾於此一懸想之法不足以著百度之貞必不能合在
 廷之卿月尹日與之共養其休嘉大聖人儀型百辟憑兢
 業以懋惇庸而考工創物不遺六職之名諭教有期特重
 象胥之掌斯禮樂不待興於百年而惟臣欽若有厚依清
 晏之河山而已矣勢不足以靖一世之紛必不能統四海

之畢兩箕風與之相規於畫一聖天子首出庶物執幾廟
 以昭秋敘而邦畿輻輳人思方軌之安重譯僭來羣上聖
 人之頌知風俗不待移於三紀而惟民從又有共樂太平
 之日月而已矣其寡過矣乎使因其有而遽以權位自雄
 則片念矜誇三重亦祇成文具而運之不靈故百族之星
 拱雲從斷不入聖人之念慮惟固其有而彌以敬謹自矢
 則寸心經緯三重亦載以精神而攷之皆準故六字之兩
 盈風渙總莫外和會之昌期猗歟休哉此周之所以王也

大主考原批

歸重王天下三字與下節語脉關通筆健氣道迥非尋
 行數墨家所能望其項背

筆精展
 絕不至板
 擊分明
 出諸險
 照下位
 亦有字
 字皆要
 定哉簡
 練物
 中自然

臣民公設
 應從處作
 甚細
 顧之母
 無事乎
 渴力破餘
 地權及極
 掃子車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

祁韻士

追敘魯史之事與文有不必要深論者焉夫事出於桓文
 出於史列國紀載之所同也字於魯史而獨不然君子謂
 此正可以觀春秋嘗思霸王之雄風日熾而王人下列於
 會盟諸邦之史策紛如而數典見譏於王室識者於此慨
 世變焉而不知論史例者亦即於此而得其大凡魯之春
 秋與晉楚無異此未經筆削時也吾嘗考典章於史氏攬
 遺迹於當年其事果何如事其文果何如文哉宗邦備諸
 姬之望職在盟府史也而通於經矣縱令一編空寄尚未
 親哲匠之丹鉛而元公以後德公以前自有可採掇而具一
 朝之掌誥不徒以召陵城濮用誇威福於強鄰史克稱博

筆意

續高
大中鳴鳳

物之英備位史垣才也而兼有學矣則雖千載如新曾未
 承大儒之指授而疑以傳疑信以傳信自能錯綜而成一
 國之書又何至以執策端書徒劾贊勳於冠帶不知史惟
 載筆祇陳取威定霸之勲體係編年不外大書特書之例
 在未作時無論也即既作後之其事其文亦何獨不然哉
 今試就其事以按之覺其齊桓晉文之外別無事焉非無
 事也事則概於此也夫展甥見咏齊風豈小白不稱英武
 憂深久歌唐俗豈重耳有愧能文彼風詩所載何嘗不與
 天保采薇俱登故府而春秋之比類而見者若惟是五命
 之中三年之教相與壯東國之文章則第即粗迹以覘霸
 圖不得不仍其故已更印其文而推之覺史臣紀載之餘

敬御未揚
眼光如炬

題魯分吃

則字如王
柔地

乾善作視
秦和魏魏

別無文焉非無文也大則止如此也夫執簡抗節於南史
 遺直豈但修詞秉筆著美於董狐徵信何煩赴告彼列國
 所留何嘗不與縉衣巷伯並見丰裁而春秋之立言有體
 者若不過所見異辭所聞異辭用備宗邦之典故則第就
 遺章以徵世守毋容遽易其初已綜二百四十年之始末
 雖體裁未協誰能外會盟征伐之素而別示宏通亦可知
 四國之庸勳具在即千秋之紀載堪憑也河山表裏彼以
 代興而矜狎主之盟芹藻雍容此以錯舉而通列國之故
 懷西歸之好音者正樂得其事之鋪陳以為之質也而玉
 帛干戈猶堪發策而見雄圖之宛在統七姓十九國之離
 合雖緒論未昭誰能外日時年月之常而別矜纂輯亦可

於登齊晉
工力卷敵

會取上下
全神一氣
噴筆揮毫
來書健夏
推開拓心寶
非倒置錄
三發強強
淘推健者

知書備累朝而尚傳其信即文成數萬而不厭其詳也左
史能讀典墳固以淹雅專司其青簡東邦雅稱著述還以
體要克炳其丹書屢東周之素志者又樂得其文之賅備
以引其端也而草創潤色何難開卷而知世學之非誣試
進而詳其義而春秋乃過晉楚而接雅詩矣

大主考原批

博大昌明虛實並到寸心滂沛不徒以藻麗見長

古者不處簡牘其籍雖闕與稱則於中二無法不
和留而魯詳其載亦思而五月其錄而為之五言可
動五言於於陸東平陸美城壘飛對詩所賦其古好
得與文亂非與文也文陳其也也夫年簡其也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齊魯春秋 祁韻士

追敘魯史之事與文有不必要論者焉夫事出於桓文文
出於史列國紀載之所同也宜於魯史而獨不然君子謂
此正可以觀春秋嘗思霸王之雄風日熾而王人下列於
會盟諸邦之史策紛如而數典見譏於王室識者於此慨
世變焉不知論史例者亦即以此而得其大凡魯之春秋
與晉楚無異此未經筆削時也吾嘗考典章於史氏攬遺
跡於當年其事果何如事其文果何如文哉宗邦備諸姬
之望代有圖籍史也而通於經矣元公以後惠公以前採
掇而具一朝之學諒不但以召陵城濮藉諄威福於強鄰
史克稱博物之英職主文章才也而兼有學矣疑以傳疑

暇注通學
筆力遒健
發奮斷制

錄其精
銘心鑄口

節先揚
既題為
待翁

信以傳信錯綜而成一國之編又何至以執策端書徒勤

贊勲於冠帶不知史惟載筆祇陳取威定霸之勳體本編

年不外大書特書之例今試就其事以按之覺齊桓晉文

之外別無事焉非無事也事則概於此也夫展甥見咏齊

風豈小白不稱英武憂深久歌唐俗豈重耳有愧能文彼

風詩所載何嘗不與天保采薇俱登故府而春秋之比類

而見者若惟是五命之申三年之教相與壯東國之文章

而已更即其文而推之覺史臣紀載之餘別無文焉非無

文也文則止如此也夫執簡抗節於南史遺直豈但修詞

秉筆者美於董狐徵信何煩赴告彼列國所留何嘗不與

緇衣巷伯並見半載而春秋之立言有體者若不過所見

異辭所開異辭用以備魯邦之典故而已綜二百四十年

之始末雖體裁未協豈能外會盟征伐之蹟而別示宏通

故河山表裏彼以代興而矜狎主之盟芹藻雍容此以錯

舉而通列國之故懷西歸之好音者正樂得其事之敷陳

以為之質焉統七姓十九國之離合雖緒論未昭誰能外

日時年月之常而別矜纂輯故左史能讀典墳固以淹雅

專司其責簡東邦雅稱著述還以體要克炳其丹書厘東

周之素志者又樂藉其文之賅備以為之紀焉進而詳其

義而春秋乃輒晉楚而接雅詩矣

大王考原批

博大光昌虛實並到寸心滂沛不徒以富麗見長才人

詩作觀
美加紛
腹言優

而則字如
士氣地

教善晉
工力氣

會取下
全神氣
噴發筆

真畫以
開思心
推倒發
最神主

學人定知一齊頓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賦得鶴鳴九臯得聲字五言八韻

祁韻士

涼入三秋迴江臯一鶴鳴雲間傳逸響霜外動寒聲
藜渚脩脩影蓬山渺渺情引吭頻婉轉翹足自酬賡
高許飛鴻合低知宿鷺驚呼雛憐午夜嘯侶愛新晴
得意如游海長吟欲問程瓊技能借託振響傍

一氣呵成
大筆寫來

瑤京

大主考原批

麗則中具雄渾之氣迴異凡響

中

又批 如古涵今枕經薛史

本房總批

泰山之靈觸石而起崇朝

雨天下者其氣厚也神靈在霄

鬚而可測者其性靈也文

之雅鍊深高華重愈作如

是觀經徵參載義律推近

唐書對律見開言明洞達

五章闡發律相查洵非華

國之文不愧玉堂之選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祁韻士

易言者為必難聖人警其不怍焉甚矣言之必期為之也

而可輕心以掉乎子故以不怍深警之當思宣諸口者將

以聽諸躬而惟此愧悚之半念有以貫注於其間而始微

不爽蓋立論恒期於慎重而自命無取乎浮夸拔願力之

所不到而徒以自侈其心毋論他日操修果何如也而當

夫率然罔忌之頃識者早斷其尚口乃窮矣今夫人力有

所甚艱則併其神於愧憤相生之地而情有所弗擊輒侈

其見於從容坐嘯之餘猶是言也而有怍心者幾人哉道

德本原之地在深造不在淺當古之人名山訂絕業而大

儒之論不必驚人彼其中常覺未慊也茲胡以議論風發

會式未定

卷卷

風

神

字

提

拓

自

萬

不難取生平未歷之境一失口而宛若已經事功經濟之
 圖有小心始有大業古之人才譽冠一時而樸訥之風有
 類下士彼其心常有不足也茲乃以口舌呈能直將舉曠
 代罕觀之遭當吾世而復何多讓噫夫豈不為為之地乎
 何言之不怍乃爾也人苟確然有以自信雖言滿天下息
 息與才力相權理未觀其會通而泰然以聖賢自期吾知
 聖賢自有真也隗皇苟切顏報適為心逸之徵體驗弗親
 詞費徒形根本之淺想夫雄辭獨闢幾若以宇宙無可困
 我之程而不知困之者即在自鳴得意之候也敷陳愈極
 其有餘踐履愈昭其不足靜驗平生知其迄無成就耳人
 苟忽然有以自策雖片言偶出隱隱與性情相副事不得
 所憑依而哆焉以豪傑自許吾恐豪傑貌榮名也事業見
 於後日竭蹶之象有必呈風采著於一時言論之華無足
 採以彼敢為大言幾若以古今無可屈我之勢而不知屈
 之者即在談何容易之時也吐屬彌見其鋪張懷抱彌成
 其虛負默察得力知其徒託空言耳以此思為豈不難哉
 蓋其氣虛橋而不能以稍抑則操之無本萬物皆得起而
 撓不作者在心而言已呈之矣一言而莫浣神明之累一
 日而已貽畢世之慚故言高論少年所為才華傾世者即
 揣辭度理老成所為涵蓄經時者也而囂凌之氣習夫且
 日肆其張皇况其情散渙而不可以復收則措之罔具官
 骸亦不効其用不作者在言而為已斲之矣一言發而寸

筆端直挽
得才為起

非發聲
交隨處細
心體貼不
作者何處
無聞

取常虛
知危丁之
解牛

夫情在
去致翻
翻

林條
症禍
掌血

積貫露
平生直勁
聽似初
諸老

雷震
沈者俱
堪過
擊碎處

鞭也
義美切

名不刊
發人著

東無以自惕一事乖而百行盡屬可羞情見詞窮異日所
為惶報無地者即高談雄辨當時所為旁若無人者也而
躁妄之情形當亦漸知夫愧悔是則詞章者學問之驗漸
於己勿慚於人愧怍者言語之根慎其終尤慎其始人其
無易由言哉

本房加批

刊落浮詞獨標精蘊理足詞酣神采飛動磨礪去圭角

浸潤著光晶才雄學邃兩無遺憾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言易者為必難聖人警其不怍焉甚矣言之必期為之也
而可輕心以掉乎子故以不怍深警之嘗思宣諸口者將
以驗諸躬而惟此愧悚之一念有以貫注於其間而始徵
不爽蓋立論之道無取浮夸披願力之所不到而徒以自
侈其心毋論他日操修果何如也當夫率然周忌之頃識
者早斷其尚口乃窮矣今天下無有難於言者何哉道德
本原之地在深造不在淺嘗古之人名山訂絕業而大儒
之論不必驚人彼其中常覺未慊也茲胡以議論風發不
難舉生平未歷之境一矢口而宛若已經事功經濟之圖
有小心始有大業古之人才略冠一時而樸訥之風有類

風聲發
神水兜

筆端得
手鈞起

頓悟界
自鐘得

眼空全
未覺毫

萬文

會成未卷

下土彼其心常有不足也茲何以口舌呈能直將舉曠代
 罕觀之遭當吾世而不復多讓噫夫豈不為為之地乎何
 其言之不忤乃爾也人苟確然有以自信雖言滿天下息
 息與才力相權理未觀其會通而泰然以聖賢自期吾知
 聖賢自有真也想其雄辭獨闢幾若以宇宙無可困我之
 程而不知困之者即在自鳴得意之候也敷陳愈極其有
 餘踐履愈昭其不足靜驗平生知必迄無成就耳人苟惡
 然有所難安斯言無枝葉隱隱與性情相副事不得所憑
 依而哆焉以豪傑自許吾恐豪傑貌榮名也以彼敢為大
 言幾若視古今無可屈我之勢而不知屈之者即在談何
 容易之時也吐屬彌見其鋪張懷抱彌形其虛負默然得
 力乃覺徒託空言耳以此思為豈不難哉蓋其氣虛隘而
 不能以稍抑則操之無本萬物皆得起而撓故言高論少
 午所為才華傾世者即揣辭度理老成所為涵蓄經時者
 也而麗凌之氣習夫且日肆其譎張且其情散渙而不可
 以復收則措之皆乖官骸亦不効厥用情見詞窮異日所
 為惶報無地者即高談雄辯當時所為旁若無人者也而
 躁妄之情形當亦漸知夫愧悔是則詞章者學問之驗漸
 於己勿漸於人愧忤者言語之根慎其終尤慎其始人其
 無易由言哉

本屋加批

刊落浮詞獨標精蘊氣酣理足神采欲飛磨礪去圭角

惟發難生
 於交爾處
 細體體
 今在者
 無處難
 所語林
 一餘症
 桐學五

森懷
手驚

橫實說來
 筆筆通勁
 酷似國初
 譜老

寶全史
 說者嫌
 讀一過
 聲氣無虛

汲潤著光晶才雄學邃兩無遺憾

反古之道

神術士

道有宜於古者反之於今則倍矣夫明明為古之道而乃
反之於今是以今之道為不足守也其倍不更甚於愚賤
耶今夫道有升降世實為之而世既遞行而迄於今則道
自漸推而別為古故雖古先哲王唯以其道昭示乎後世
以備一代之恭稽而不必望後人之率履而罔越乃不謂
則古稱先之願迫而為薄今愛古之為竟有忘其生乎今
之世者夫一朝之世運方隆即百年之舊章足守煌煌今
之道在何必古也稟一王之正朔移風易俗胥源法制於
高曾則雖為造為因本前民而定式而光華復旦特隆其
統於球玉圖書奉當代之典章服教畏神共樂恬嬉於日
會式未志

從余則
出字文
筆義美
骨開張

收義頌
前基基

聖程義發
振興德

遵政其章
嚴金皇玉

月則當是曩是訓念天子而近光而風雨遷流寧擊其情
於和鈞關石由是以思古人已往古道不復後世賢士大

俗作路
踐其氣

夫凡厥庶民情殷汲古雅志典墳惟是慨想乎帝升王降
之由與夫物換星移之故而矚然高望曰生不同時此固

開新章
變法屋宇
精研字當
的義德字
鏡輝脚

大道之行也而今安在哉而願有反古之道者則何也反
起於心之有所厭而思去其故遂若忽聞其新夫以今視

反折體快
神理十分
圓滿

古今新矣以生乎今者視古古又新矣祇此嗜新之一念
展轉於殘篇斷簡之中而奉其隻字珍若舟瑤觀其衣冠

視同圭璧甚至舉古人畧不經意之為而皆有俎豆神明
之感則懷葛不啻再覩也非然者情即切於貴耳而搜奇

別異至薄本朝之法物為未詳何為也哉反成於心之有
所欣而樂觀其變不覺頓異其常夫古易而為今常在今

字法工鍊

矣今忽易而為古變又在古矣祇此反常之性情猝發於
石泐金寒之後而軼事可通漫云良法遺文可捨不顧時

文人詭古
往往自耀
法網鳥奇
浩歎

宜甚至舉古入必不可行之事而視為經世事物之恒則
羲軒將自我復也非然者志即切於追摹而拘文牽義至

新詞玉琢
萬義皆聯
兼善學堂
托月之法
納賸字
妙

屏當代之謨猷為無用何為也哉在古人流傳不朽豈能
留百年必世之身而相示以矩矱乃先民有作不克隱為

之留後世何人直擬顯為之復皇綱建而古制偏親王運
興而帝風欲挽推其紛更所至且有君相之所不及謀而

代為謀之者已在古人呵護有靈誰能外五德代興之常
而別神其政教乃五帝不相襲既已變揖讓而為征誅三

大義禮讓
如諸五命

論語書
林漢文致

妙
納
卷字

王本一家轉欲越近今而承先代愛博者固知時代之更
嗜奇者莫憶我生之晚推其性情獨殊且有神聖之所不
能通而必欲通之者已乃歎表章舊業儒者之深衷而茲
至以經術佐亂世之具俯仰古今志士之雅願而茲乃以
古人為職亂之階其與自用自專不同出一轍乎

本房加批

揚明抑奧沈實高華以廉悍之筆運渾灑之氣夫惟大
雅卓爾不羣

反古之道

祁韻士

道有宜於古者反之於今則倍矣夫明明為古之道而乃
反之於今是以今之道為不足守也其倍與自用自專者
將毋同今夫道有升降世實為之而世既遞衍而迄於今
則道自漸推而別為古故雖古先哲王唯以其道昭示乎
後世以備一代之參稽而不必望後人之率履而固越乃
不謂則古稱先之願迫而為薄今愛古之為竟有忘其生
乎今之世者夫一朝之世運方隆即百年之舊章足守煌
煌今之道在何必古也稟法制於皇初為造為因雖本前
民而定式奉典型於當代是藝是訓惟念天子而近光溯
自古人已往古道不復後世賢士大夫凡厥庶民情殷汲
會式未卷

從今字則
出古字支

筆勢動天
骨關張

以張為頌
先筆善法

摩發於
於上

聲而吟

字子吉
不似陳君
可喜

用新
發聲
精確
是信
杜師

文在
往往
通國

新詞
集義
要言
托月

大義
龍王
論據

妙
全

古雅志典墳惟是慨想乎帝升王降之由與夫時異勢殊
 之故而覃然高望曰生不同時此固大道之行也而今安
 在哉而願有反古之道者則何也反起於心之有所厭而
 思去其故遂若忽聞其新夫以今視古今新矣以生乎今
 者視古古又新矣祇此嗜新之意念展轉於貴耳賤目之
 餘而奉其隻字珍若舟瑤觀其衣冠視同圭璧甚至舉古
 人畧不經意之為而皆有俎豆神明之感則懷萬不啻再
 觀矣反成於心之有所欣而樂觀其變不覺頓異其常夫
 古易而為今常在今矣今忽易而為古變又在古矣祇此
 反常之性情猝發於石泐金寒之後而軼事可稽漫云良
 法遺文可拾不辨時宜甚至舉古人必不可行之事而視
 為經世宰物之恒則義軒將自我復矣在古人流傳不朽
 豈能遺百年必世之身而相示以矩矱乃先民有作不克
 隱為之留後世何人直擬顯為之復皇綱建而古制偏親
 王運興而帝風欲挽推其紛更所至且有君相之所不及
 謀而代為謀之者已在古人呵護有靈誰能外五德代興
 之常而別神其政教乃五帝不相襲既已變揖讓而為征
 誅三王本一家轉欲越近今而承先代愛博者固知時代
 之更矜奇者莫憶我生之晚推其嗜好獨殊且有神聖之
 所不能通而必欲通之者已其與自用自專不同出一轍
 乎

本房加批

揚明抑奧沈實高華以廉悍之筆運渾灑之氣夫惟大
雅卓爾不羣先輩集中當分一席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祁韻士

語所食而意已明門人猶執初見以相遁焉蓋志非功比
也孟子復取而並語之而所食之非以志明矣更胡仍以
志為哉且夫輕重本末之故不妨兩存其說以聽斯人之
自審而或狃於初見之非遂自誣夫一心之是故執兩端
以相叩重賴課能考績之詳而持一說以終迷莫解成事
固人之惑乃歎事有定衡而妄為對者徒失之強也可食
而食由其有功則天下言食者不以志為祿養之端而以
功為詔督之路也審矣而更殊味味也且更之所以食人
果遵何道哉萬類之賒懷莫必而程能有要獨詳省視於
考工可知志在而功隨之志不在而功亦隨之論功者不

風子錄
往後如也

自樂如勤
不實錄

暑而吟
蘇錄
春錄

曾式朱冬

德金齋

高圖

志功並動

西字若

納水船

疏之錄

通

此特指

者若自

句錄

以志為軒輊也所以溫飽非素願有其實而不避其名百
 族之成績有歸而結念雖殷莫訂監號於王制可知有功
 而志固與之俱有無功而志若與之俱無論志者且以功
 為高下也所以鐘鼎有偉人紀其恩而兼紀其績今試與
 更處儕偶之中握施惠之柄其能齊天下而通其志乎抑
 顯辨其功乎吾知更向者食志之說可以爽然而自失矣
 雖然理無兩可意以熟察而愈明見有獨泥詞以莫逃而
 仍滯倘其置功於不問而徒區區求志於隱微此則更之
 執為是者而恐未是也盛世不得以山林蔽拙聖賢未必
 以懷抱欺人求口實而觀象於頤誰其以笙簧酒醴之具
 大逆足畢虞夏黃農之偉烈即今奉志以相從而徒子子

志高

鏡

嘯樹

花

致

見長於功外此則更之深為信者而究未信也朝廷無不
 議功之爵賞吾黨豈有虛糜之厚祿感飲食而興歌於雅
 則豈以麩葉鹽梅之實用聊寄乎槃澗遺軸之餘閒乃不
 謂更也仍以食志對也人心本自難知誰能入公養之寤
 寐而為之代籌於微茫更之言食何其拘而勿化乎無端
 之念慮通語有定之權衡而天家之雨露均沾僅托館餐
 於心曲詔食自有常經誰其體私願之參差而為之代行
 其委折更之言食何其固而鮮通乎有象之匪頌出自無
 形之仰給而處士之胸懷可溯轉將排惻於愚膏蓋孟子
 知食之以功而姑例夫志居然輕重之自昭在彭更狙食
 之以志而深沒夫功遂致本末之皆混迨食志之說窮於

不廢不

資

交地

而運

國中

莊重

不徒

成

求食而食功之義乃昭然於天下矣

本房加批

吐屬名雋詞旨風雅圭璋擬其慧心英華秀其清氣

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祁韻士

語所食而意已明門人猶執初見以相適焉蓋非功比也

孟子復取而並詰之而所食之非以志明矣更胡仍以志

為哉且夫輕重本末之故不妨兩存其說以聽斯人之自

審而或狃於初見之非遂自誣夫一心之是未嘗不歎事

有定衡而妄為對者徒失之強也可食而食由其有功則

天下言食者不以志為祿養之端而以功為詔播之具也

審矣而更殊昧也且更之所以食人果遵何道哉萬類

之餘懷莫必而程能有要獨詳省視於考工可知志在而

功有以相形志不在而功亦有以自見論功者不以志為

軒輊也所以溫飽非素願具其實不必避其名百族之成

會式朱志

脫手彈丸
往復如意

認取定盤
星者托柄

盤鏗鏗
志功互動
兩字著
納水槍

績有歸而結念雖殷莫可訂監號於王制可知有功而志
因與之俱有無功而志若與之俱無論志者當以功為高
下也所以鐘鼎有偉人紀其恩必兼紀其績今試與更處
儕偶之中握施惠之柄其能胥天下而通其志乎抑顯辨
其功乎吾知更向者食志之說可以爽然而自失矣雖然
理無兩可意以熟察而愈明見有獨泥詞以莫逃而仍滯
倘其置功於不問而徒區區求辨於意中此則更之執為
是者而恐未是也盛世不得以山林藏拙聖賢未必以懷
抱欺人求口實而觀象於頤誰其以筮簪酒醴之具文遂
足畢虞夏黃農之偉烈即今奉志以相從而徒孑孑見見
長於度外此則更之素為信者而恐難信也朝廷無不議
功之爵賞吾黨豈有虛糜之廩祿感飲食而興歌於雅夫
豈以麴蘖鹽梅之實用聊寄乎樂澗適軸之餘閒乃不謂
更也仍以食志對也人心本自難知豈能入公養之寤寐
而為之代籌於微茫更之言食何其拘而勿化乎無端之
念慮通諸有定之權衡而天家之雨露均沾僅托館餐於
心曲詔食自有常經誰其體私願之參差而為之代行其
委折更之言食何其固而鮮通乎有象之匪頌出自無形
之仰給而處士之胸懷可溯轉將悵惻於恩膏迨夫食志
之說窮於求食而食功之義乃昭然於天下矣

本房加批

吐屬名雋風雅宜人圭璋挺其慧心英華秀其清氣不

饗擊光

枕藉指隨
中流舟在

曾鎮紙
得乃在
錄字

名補好
饗以人
饗以人

饗以人

不臨厚不
貴懷遠
本之地步
而運籌輕
圖仍自莊
重不挑

謂傳神寫照之筆能使寬狹秀發揮拂飛揚

欽命詩題

賦得春服既成得鮮字五言八韻

製服循時令春衣授最先日烘初見質雲絢早呈鮮
爽朗宜於體齋明適爾天翠容含袖重芳氣襲裾偏
不藉艾茵麗時欽玉佩連疎將風澹蕩色藉草芊眠
拂袂迎波穀彈冠趁柳烟韶光

熙代遠雅抱憶名賢

本房加批

清華朗潤唐律嗣音

學堂神象
天廟詩
品絕萬

山西鄉試錄卷之五

第五十五名

中武第五十五名

祁朝鸞

山西平定州襄陽縣附生氏籍習易經

國學監太府府陰縣知縣加一級

王閱

人舉文舉舉書五排武

薦

山西鄉試錄卷之五

第五十五名

李考

交關登翰林院編修加級舉監

批

取

又

批

精理為文秀氣成采

李考

視西學江甯學察御史

批

人舉文舉舉書五排武

薦

批

取

又

批

中

又

批

本房總批

披文相質風骨殊道

績學以儲實酌理以

富才含懿采之華吐

典言之要劉東莞所

謂體奧而又炳者也

論體醇茂雅近西漢

詩格不減唐人五策

原原本本淹貫該洽

生年甫弱冠臻此境

界允堪縱轡文雅之

場騰聲藻繪之府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未少有曰苟完

矣富有曰苟美矣

表衛大夫居室之善所以風世也夫以公子居室難乎其

為善矣荆則隨所有而知止焉子之稱善也宜哉今夫人

所以為日用計者不患天下無遞乘之境也特患在我有

迭起之情情有難已則境雖處於有餘而歎然不足之懷

常與境為緣而不得不為境所累若子所稱衛公子荆則

不然夫生貴冑之門驕縱易起象齒致焚身之禍懷璧貽

獲罪之憂矧衛尤賄遷成風也謀厥身家保無於身之所

遞歷而或啓侈心然居三事之班簞簞宜飭家無私積有

其人毀家紓難有其人况荆又布帛遺賢也計彼朝夕詐

邪式未長

出語精悍

反身取題
金神在程

朝憂氣
樊學字

錦心繡口

得於分之所宜安而猶生妄念試以荆之居室觀之方其
始有儻爾邊豆兀爾器用不過免如懸磬之嘆耳而荆則
曰家無長物聊堪備用也苟合矣及其少有稍覺頽養之
有賴未能充足而有餘詎遂云取多而用宏也而荆則曰
釜鍾莫貸聊可與娛也苟完矣迨其富有進退不慮其無
資俯仰寧虞其或竭究未能快意而飾觀也而荆則曰豐
亨足樂取之裕如也苟美矣貪得之念常人易生往往境
未至而或預為迎則雖臻此一境而心猶缺然謂我之所
願者寧止此也夫以荆身列世鄉豈徒以淡泊明矢志之
高而特是始有少有富有之漸經者要無所容其希冀靡
已之念也夫固受之以節也盈歎之見賢者不免往往境
屢加而猶侈為望則當經一境而心愈皇然謂世之興
我者曷有窮也夫以荆生當閔閔豈敢以不貪邀耿介之
名而特是苟合苟完苟美之頓歷者要莫非此清白自矢
之懷也夫固持之以漸也善哉公子荆非翩翩當世之佳
公子哉世之居室者宜聞風而少愧矣

本房加批

右軍書如龍躍天門虎卧鳳闕其遺鍊中具一種逸氣
也文之清綺華腴咄咄信人筆頭直挽得千鈞起

為三字
傳神類至
發法

鱗字本

云其味
釋得男
堅能魚
神似

能字中

積送為
不刊

如鐘果

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邪朝驚
即則之不遠者而申言之若於不遠中見其遠焉甚矣執
者一柯伐者又柯也即詩之言不遠而繹之睨視者不
猶以為遠乎嘗思道之渾而為二者雖欲歧視焉而有所
不能而物之分而為二者即欲統視之而亦有所不能可
詩之咏柯者吾得即其則不遠之言而重思之一物也而
欲令其速成則必尋其已就之規模以造之特是凝眸而
臨者有所已成即有所未成有不得漫為渾同者矣一物
也而惟恐其或失則必盡其審度之精神以為之特是側
目而觀者見所已定即見所未定有不容不為區別者矣
故執者柯也伐者亦柯也而以此之者則必睨而視之以為

教養學字
發張本意
發張本意

頂圖光
味鳥來

龍龜切
一發本

遠乎否乎物苟可以統同則彼此之名可以不立夫天下
 豈無不言彼此者而要非所論於柯也當其取彼斧斤亦
 欲顯其游刃之有餘乃手未起而目之左顧右盼者若隱
 示以對待之形而彼此判矣此固詩言所未道及也吾乃
 即詩言而穆乎其想之事苟可以渾一則離合之見可以
 弗存夫天下豈無難言離合者而特非所例於柯也當其
 及鋒而試詎尚慮夫柄鑿之不入乃手方動而目之周詳
 審顧者若顯示一各判之致而離合見矣此又詩言所已
 隱寓也吾乃即詩言而淵乎其見之伎以形運而視則以
 神運手在而目即注之則形與神俱勞矣未伐以前柯有
 各自為柯之義將伐之際柯有相助為柯之機本自為也
 而猶待於相助伐者所以必煩繩削而後合也視出於正
 而睨則主乎偏遇物而詳以窺之則正與偏並用矣以柯
 較柯形以顯設而無分以則視柯迹以微忝而難合本顯
 然也而猶爽夫微末視者所以誠設規矩而不欺也夫不
 遠者柯也而睨視者猶以為遠則因其有彼此之別耳若
 以人治人豈其然哉

學界外

風來想道
自發文
詩者亦
明之趣

恰就詩
言則神
集

點墨同
在篇前

鈞關角
神論

本房加批

賦物象形惟妙惟肖固由運思之巧亦徵用筆之精

吾強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嬰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
 五士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
 公生神也西無盡傾味志二應故入亦朝而祁朝鸞去夫
 疆嬖人以可者早知其有所不可也夫奚之可良疆之良
 之不可即簡子亦不能使之也良誠足風哉且夫無可無
 不可聖人則然下此遂有不可不可之異其可者非自為可
 也人固有以動之也其不可者能自為主也人又不得而
 迫之也良之請復非以賤工之言有激於中哉然當奚之
 未可也一若以前車是鑿者惟恐虛往而無舍拔之獲及
 其既可也又若以不妨再試者聊且載驅而展犄角之能
 疆而後可奚固為良所用而前此之請姑弗虛耳豈尚計
 耶式未云

用事辨別
 知水犀

獲徐引

禽之獲不獲哉孰意十禽之獲出自一朝賤工之目忽逞
 絕技柔何人斯能不驚詫失色乎今夫毀譽無憑非所以
 律真品愛憎固定亦難以驗士行即使良工之言出於奚
 口簡子亦聞其言而置若罔聞已耳胡以掌乘之命向王
 良而諄諄也夫簡子即重愛嬖奚獨不思良為天下之良
 工而顧可為嬖人役耶使良而為嬖人役何以為天下之
 良工耶吾知良之不可簡子雖彊使之終無益耳乃嘆邪
 僻之性情漫無定向故立意弗從一經再三之利導而此
 心遂帖然而無違則知志之惑者人亦得而奪之也若夫
 正士之胸懷絕不少屈故持守至堅雖以偶爾之遷就而
 意念亦確乎其不拔則知守之定者物自不得而搖之也
 進觀良之自明則其所以彊奚之可者乃正以不可自重
 也良亦人傑也哉

本房加批

扼定要領振筆直書落落大方覺尋行數墨家甚器且

塵上矣

機學動
絕不來紙

沈麟昇撰
顧盼生姿
有回氣如
卷之妙

落良不可
三字擊
分明
雙收法

寫真發
屢現款
其神

聖主... 非... 不... 少...

賦得文昌氣似珠得國字五言八韻 祁朝麟

北極文昌麗如珠氣轉旋穿三輝斗宿聚五映全躔

玉闕騰光遠銀河漾影鮮探驪天漢上照乘帝車前

落落凝虛白纍纍認折圓鈎陳環的璫華益耀聯翩

壁訝西園合黎分太乙懸文明垂

聖化朗照協中天

本房加批

擬體麗則詩句清妍試律中僅見之作

銀卷如
天無縫

一知真見

際者祇任其性之所近而不及檢不明乎人之同得乎天
本有曲成不遺之極軌則智能才力見於張弛之間者不
顧夫義之所宜而莫之裁無他不知止故也果其精明之
識不惑於毫芒別白之嚴不介於疑似庶幾哉悠然自得
矣乎吾謂定則有之得則未也蓋止未有不知而能得者
亦未有一知而遽得者吾乃由定以驗其靜焉絕他歧之
惑而后能養無欲之天外誘悉屏知其由矢志不遷也由
靜以驗其安焉祛紛擾之見而后能任順遂之遭隨遇而
安知其由淡然寡欲也由安以驗其慮焉砥躁安之見而
后能審是非之正慮善以動知其由得主有常也夫至於
能慮則有以見天下之至蹟而握其樞於至要更有以極

遂廢盡
水乳互融

健忘思
善於思

堅字

天下之至紛而會其原於至約靜存而體立動察而用神
見之愈明守之愈固所謂深造而自得者其在斯時乎將
以得其理之一歟則心法實為治法之原而要非漫言捷
獲也功力之次第一相因胥賴昭灼不疑之念以貫之
故涵泳於識解之真而私念紛紜俱無附麗之所將以得
其分之殊歟則觀人適為觀我之鑒而又非遽可自足也
淺深之分際歷歷不爽統由洞徹靡遺之見以操之故循
環於義理之趣而道心波冷別無假借之途止至善之必
由於知如此

慈道宗

本房加批

健筆銚鋒毫無理障洵有得於大家者

氣內究研則心獨運李郭

馬之席義括紛繪登雷量之座

辭歸醇茂接發來高知生經相

葛藤華郭連枝年逾艾而壯志

彌堅學養修而潛光未耀于鈔

者五才素穎成堆古耕者三

十年青鬮幾破秋風鶴久處

錐囊今日鵬程此其嚆矢驥足

終當達到蓋蒼蒼聲龍頭還屬

老成用儲

國器拭目俟之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

祁宗藻

即不可以觀其可失貴審乎君子焉夫知君子者當畧其
 小也明其不可而可者不自在乎此大受之任所以獨歸
 君子歟從來材德出眾者謂之君子焉君子者不必以小
 善動眾求見知於人而獨以大任降天堪直受於己其才
 似絀而非絀也其迹似迂而非迂也其持願似奢而非奢
 也是在觀之者勿以庸眾遇之而以國士期之何則為君
 子者必有所以成君子之名不可與可之分早定焉觀君
 子者必有所以核君子之實則知與受之辨宜精焉蓋小
 者不足為君子矜而大者自足為君子信也固已久矣世
 人爭欲知君子世人卒未盡知君子以彼之所知於我者

直從下句
 倒合老手
 固自不同

提單簡
 全神在握

徒見其小也夫小則君子固不以此見長小忠小信之節
儒者弗為焉君子非不願受人知君子亦何悔不受人知
以我之所受於彼者猶未為大也夫大則君子并不以此
驚異大經大法之常匡居素裕焉今夫窮達者命也顯晦
者時也知我者其天而我受者其學也小知不必慕大受
有可憑君子雖於人乎何尤而人要當即君子之不可以
進觀君子之所不可不可以虛聲疑君子不可以薄技阻君
子不可以下僚辱君子知君子之志固不在小也國家所
培養者幾何年朝廷所甄拔者非一士當前有名輔奈何
以不甚愛惜之官使之備位於其間而可以金礪試君子
而可以舟楫倚君子而可以霖雨望君子受君子之祐正
自甚大也我子孫資厥佑者無盡我黎民履利賴者無窮
入告有嘉謨能勿以時惟良顯之臣為之敬咨於前席治
世必需乎材惟不輕量其材斯其材乃可獨見所受者固
人之所不能受者也彼其山林養望旁觀幾莫測其大智
若愚大勇若怯之神而定變決疑舉人之所徬徨而卻顧
者君子當之若行所無事焉然後歎老成練達有勝任而
愉快者也而尋常耳目之遇原不可驅策英豪失道民貴
以乎德惟不漫役其德斯其德乃為特尊所受者又人之
所不敢受者也彼其泉石寄懷舉世且共忘其大德不官
大道不器之具而體國經野凡人之所謙退而不逞者君
子處之而恢乎有餘焉然後知道夫投艱有獨擅其經綸

一語淵
七札耐人
深慮接處
轉處用筆
迴列

勁近有力

如題即卷
老筆無枝

頤一醜
再按再厲
淋漓頓挫
有子揮目
送之致

者也而細微瑣屑之圖固不可屈試賢哲未觀人者蓋審

諸

本房加批

融會全神攝歸題位直起直落中有無限波瀾曲折動

盪奔赴腕下非研精析理學養功深未易臻斯品詣

萬物育焉 神宋蘇

物有由育致和之效又神矣夫萬物之育萬物之和也有

致中以致和之君子故其效又如此且夫无妄之象繫以

茂對時育萬物未嘗不嘆網緼之化必本於一誠也然即

心而論則本於一誠即理而論則本於一中即未發已發

合心與理而推而言之則又本於一和致中而天地位言

天地而萬物在其中矣然致和之效又當分而觀之天尊

地卑各定其分靜以宰萬物者天地之體既正斯動以馭

萬物者天地之用彌彰效天法地先握其原顯之覆載萬

物者天地成萬物而無功而隱之曲成萬物者聖人與天

地而合德蓋至是而萬物育焉矣雨之潤也象乎喜雷之

即式未卷

作樂
養榮

簡
括
中
包
涵
一
切
識
源
頭
顯

震也象乎怒天地之一喜一怒順二氣之則而固有或乖
 被澤者幾何畢達者幾何而萬物育矣君子當欣然色喜
 之時與赫然震怒之時息息與二氣相流通而愆陽伏陰
 潛消於肅入哲謀之內受君子之栽培者渾忘其德為君
 子所懲創者亦渾忘其怨也夫至於德怨胥忘和之至也育
 焉者如雷雨之敷施而已矣燠而舒也象乎樂寒而慘也
 象乎哀天地之一哀一樂合四時之序而固有或戾生者
 幾何成者幾何而萬物育矣君子當怡然樂天之境與惻
 然悲天之境隱隱與四時相感召而疵癘天札默化於禮
 樂刑政之中見容於君子者寬固無心見棄於君子者猛
 亦無心也夫至於寬猛無心和之至也育焉者如寒燠之

震天地
 位中動出
 萬物皆分
 際絕不稍
 影響

精語可入
 義疏

循環而已矣萬物之理至微智足以周之而後王制周官
 經綸卷當惟智故明惟明故公公與明兩而化各正性命
 即所以保合太和也所謂知天地之化育者此也萬物之
 類至繁權足以制之而後愛憎取舍因應咸宜惟權以達
 義惟義以行仁仁與義一而神長人之善即不啻利物之
 和也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者此也致和之效又如此戒懼
 慎獨之功君子豈容已哉

博大其深
 體用兼備
 是謂以經
 注經

本房加批

掃盡浮詞獨標精諦由其胸中了了是以筆下超超

善教得民心

祁家藻

民心不易得善教者收其教焉夫善教不求得於民也而
 民之心得焉徒恃善政不及此且以天下之大有一民即
 有一心欲合萬有不齊之心而使之各獻此亦不可必得
 之勢也乃聖王圖治則有無不可得者恃有道焉以激厲
 其本然之性而曲成其共有之良夫然後可以聯天下之
 心為一心而邦本永固矣第曰善政得民財猶未得其心
 也夫心豈易得者哉凡物之有形者皆可力致之而心則
 無形者也惟其無形故或放佚其心雖父兄有不及窺或
 欺罔其心雖師友有不及料而在上者顧何以直挾其隱
 而得之凡物之在外者皆可強奪之而心則在內者也惟

卷之六
 禮記
 卷之六

破
 氣
 撰
 字

善教

其在內故或巧適其心雖刑罰所不能服或負固其心雖
 勢力所不能移而在上者又何以直取諸懷而得之然則
 善教之民心可知已民心與臣心異臣與君近近則耳目
 股肱有相關之勢故其心易忠民與君遠遠則東西南朔
 有相隔之情故其心易偽則欲得民之忠心者必先革其
 偽心也而非善教則烏能革之也民心與士心亦異士秀
 於民秀則詩書名義有不踰之閑故常有恒心民陋於士
 陋則手足官骸有莫措之失故常有頑心則欲得民之恒
 心者必先化其頑心也而非善教則又烏能化之也蓋善
 教則有以去其本無之心而惱淫匪彝之習自潛消於化
 裁之內而不自知善教則有以還其共具之心而孝弟忠
 信之良自勃發於鼓舞之餘而不自覺或謂骨肉相依地
 在一庭離之不間誼原一本感之即通以是而得其心固
 已若民則至陳局於勢分之殊善教者得毋慮其扞格而
 不入而不然也日用飲食之經其事為民所共由其理為
 民所自賦苟因勢而利導之自翕然見天性之不容滿而
 服教者神矣服則得矣或謂二三知己笑言與共聲氣可
 通朝夕與居形迹自化以是而得其心固已若民則至衆
 限於畛域之異善教者得毋慮其睽達而難周而不然也
 東爨物則之好遐邇不啻一轍彼此本屬同原苟躬行而
 表率之自廓然見風聲之無不樹而樂教者廣矣樂則得
 矣治民者其審之

稗

性文不
 知字體
 會高情
 味幽永

博學
 頌之出安
 成其名

就最發動
 得政教確
 實分際淺
 深兩層歸
 入題徑與
 通書神理
 融貫

典對聖澤必美華飾又出學禮詳茲朝賦伊無不隆
啟者天無德不覆地無德不載五經雖聖人無德不
於采芻十畝高令朝斯國豐公醴伊越雲泉賦之靈

子曰道千乘之國

祁朝羅

國有稱為千乘者聖人為道之者重念焉夫諸侯之國莫
大於千乘矣夫予能不重念乎道之者哉且人知地大者
難理而不知地大者亦易治有其地而徒恃其治之之末
則易者難矣有其地而能握其治之之要則難者易矣不
然帝王封建以來畀以土田之任即制為兵賦之數其道
已無不善何尚煩大聖人之籌度也昔夫子縱覽列國之
井疆察諸侯邦之政治而不禁有念於千乘之國焉侯
甸要荒五百里之規模如故雖曰承流宣化有避萬乘之
提封也而任地事而令貢賦列辟之撫馭匪輕河山帶礪
一萬井之制度依然雖曰宣德達情亦類百乘之食采也

而出邱甲而賦兵車守土之歛為至重然則有千乘之國者道之豈易易哉寓兵於農其法特詳於司馬試觀百畝為夫夫九為井井百為成而革車一乘出於其中推而至於千是合大國三軍而計之也既不等一成一旅之微防即宜畫長治久安之策爾公爾侯必有所以保聚此千乘者而發號施令始免駁而不純之謂則道之者宜正也因田制賦其制率著於地官試觀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甸而長轂一乘出於其內積而至於千是總侯封百里而計之也職既任安上全下之重治豈同苟且旦夕之謀為屏為翰必有所以聯屬此千乘者而一張一弛始無偏而不舉之陽則道之者有要也就春秋而論之齊晉宋衛夫非依然千乘乎茲何以臨淄故絳無地或至數折底上淇泉疆索屢遭侵削蓋強富者下移之漸貧賤者危殆之機也苟握要以圖伯父伯舅何至肆晝食之威殷商周親諒必無鹿挺之患矣即我魯而論之髡蒙烏繹夫非猶然千乘乎茲何以公徒三萬習射而耦不具乎三公室四分賦民而季氏取其二蓋家之厚國之薄也臣之強君之弱也苟恃源而往三郊三遂不難復芻蕘糗糧之遺山川附庸可以追朱英綠滕之盛矣夫山高乘馬伯佐之道國也自吾黨治賦有人而功利之一途卑無論黜甲墮都吾人之道國也乃攝相不終三月而隆平之至治徒寄虛懷試進而詳道國之目吾安得不於有千乘者深望之也

稱而統屬於君則為百姓試觀兆民萬民其數雖各有異
而攻位曰丕作為臺曰子未皆有趨事赴功之念豈必上
有以鼓其力而後下有以効其情然而既有以體之矣拜
獻之忱本於學問即使咨訪無聞猶將鼓舞激昂上諸我
后而况逮下有禮乎夫君有禮而臣始以禮報之臣心不
可問也君有禮而臣並無^禮以報之臣心何可安也楊柳兩
雪皆為忠藁飲之篇不妨偶逸天保采薇皆為義鹿鳴之
什自非虛文遵斯道也君臣之間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而已矣然而既有以予之矣尊親之念本於性生故雖尊
卑隔絕尚欲稱觥上壽致其微忱而况視民如子乎夫君
有子民之意而百姓始勸愚民或難處化也君有子民之
意而百姓尚不勸頑民亦不若是也勸於帝者出作入息
勸於王者後舞前歌遵斯道也君民之際如天下一家中
國一人而已矣由是思昔君文武其臣為至隆也我徂東
山共佩姬公之馬我行南國俱懷召伯之棠至於駕非二
人迪茲曩教闕散南宮績尤懋也而疏附後先之倫綴衣
虎賁之士有不摩策摩力作楨幹於王朝者乎然後知國
家養士數百年第屬先王重道之意而周禮設官三百屬
遂定累世太平之書由是思文武維周其民為易感也式
是南邦同被闕雎之化嗟矣西土明聽秦誓之言至於惠
王熙天命介乂我周王多士多方莫敢外也而中林之野
人漢南之游女有不急公奉上樂父母之孔邇者乎迨其

後誕保文武受民命第屬後人不迷勤教之心而作新大
邑東國洛遂收殷民有幹有年之效公文武之後也臣願
君留意於士民以繼丕顯丕承之化而可哉

其始播百穀

祁朝集

預謀農事幽民之不敢自緩也夫春為播穀之時而幽民
預謀於冬非不敢自緩其所事乎今夫雖有鋤耨不如待
時是失時之戒固宜凜也而不知先時之籌尤不可缺處
一時而更有一時呈於前則乘時每有玩時之懼為一事
而又有事迫於後則未事常懷既事之思不然則晚矣
不然則懈矣烏得云亟如詩咏亟其乘屋而繼之曰其始
播百穀是已夫先王之於民也以上會之法辨物色以土
宜之法審利害亦可謂既殫乃心矣然而農夫之克敏不
待君上之振興故農祥是卜颯土是占於以大著其服田
之候而幽民之於農也自七月流火至十月納稼亦可謂

急其先務矣。然而後此之收獲總歸前此之勤勞。故既懷
于耜，復念舉趾無敢或忘其種植之時。回憶前日之耕耘
已成往事。當此冬日烈烈，嗟我婦子，可以謀宮室之樂矣。
然而不敢或緩也。發揚宣泄之會，百產之氣皆乘一時。失
業必貽三時之害。苟協風告至矣，而綢繆之至意猶在室
家。恐卜居者有勤民力田者多惰農也。遙念後時之樹藝
尚可徐圖。值此歲晚，務間吾儕小人，不過任補葺之勞耳。
然而其事已緩也。黍稷種莖之類，生人之命所關。一夫自
怠，遂為百畝之憂。苟青陽布令矣，而風雨之飄搖時繁。寤
寐恐在邑者未能精於勤，在田者業已荒於嬉也。夫切而
指之日，其始見過此則無其始也，而未至其時是固天待
人之一時也。天以時待人，而人之乘天者宜何如。當今歲
之拮据，謀來歲之耕耨，知有備無患，諒不至耒耜之空懸
矣。抑寔而按之曰：播百穀見此後則不可播也，而將及其
時是又天警人之一時也。天以時警人，而人之順天者宜
何如。際西成之方，告念東作之將來，知慎始有終，必無荒
蕪之不治矣。由是吹豳擊鼓之風，得行於歲暮，則田亦有
神而螟螣不出，而為災狹隘酷烈之氣，不中於人心，則農
可稱祥而甘和皆順而相應。此豳民之不緩其事也。公乃
有意乎。

賦得高掌曙雲開得陽字五言八韻

一握連天起孤雲兩角旁龍堂騰曉日仙掌倚朝陽
洞口飛霞赤峯頭擘絮黃振衣誰作伴揮手欲排闥
佛髻千層碧螺紋萬點蒼擎霄觀矗矗挹露警瀼瀼
放眼初消靄披胸欲煥章張公扛健筆扶漢發奇光

山西鄉試硃卷 嘉慶庚午科

中式第十一名 祁寓藻 山西直隸平定州壽陽縣優廩生

同試 詹闥 舉人 詹闥 書 加 級 楊 閱

薦

大考 翰林 詹 國史館纂修 加 級 申 批

取

又 批

才 峰 峻 立 符 采 光 炳

大考 翰林 詹 武英殿纂修 加 級 石 批

中

又 批

銜 華 佩 實 天 生 俊 才

本房總批

精心抒妙理淳意發高樹骨

訓典之區取材宏富之域固已

洞性靈之奧府極文章之骨髓

者矣經義貫穿六籍凌厲百家

策對纖連白製三萬兩王伯

厚識能該舉劉道學有奇長

兼擅其勝發知生髮齡雋異

家學淵源從此大天繼美玉署

標名備載

皇猷蔚然

國器有厚望焉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祁寓藻

備舉近仁之質欲人之自勉也夫剛毅則能勝私木訥則

能去偽夫子許以近仁質美者盡勉諸且夫中心安仁吾

子益營稽之其以仁望天下也久矣而不聞以仁輕許天

下蓋仁則無私而勝私莫難於果敢仁則無偽而去偽必

先以樸誠倘其得天較優未嘗不欲引而進之也子曰仁

人心也自求仁者少而仁見遠矣自遠仁者多而近仁者

尚矣物欲之中人也強而有力不以堅忍拒之將有心為

形役者矣故不拔者確不息者強必推本乎乾健吾心之

應物也渙而易紛不以謹厚持之將有已肆物件者矣故

章可曰含囊可曰括必力守夫坤貞言有剛者秉正不阿

專積石

是處仁

字

春堂

判鑿毫末

費名

全先儒

法法

得珠

總寶切

筆力

解人求卷

聖賢學
活變不板

見理如淵

月用筆如

分風受分

絕似畫

周金法

道字文

豪筆細

書府臨

墨筆蒸

墨筆蒸

近字不燥

解得宜

近乎仁矣而矢志不變則毅亦有取焉言有木者寧樸無
 華近乎仁矣而無易由言則訥亦有取焉蓋論全仁之體
 入乎萬物之中而確有以自主剛毅而不失於矜超乎萬
 物之外而淡然其寬營木訥而不失於矯其得之性分者
 早已極純粹而備中和則不倚不偏於以驗性命之正而
 論近仁之資貞固者有定力不使外物擾其天則剛毅而
 近乎中正寧靜者無泛馳不使外物易其好則木訥而近
 乎安敦雖受之生初者不免毗陰陽以成氣稟而剛克柔
 克要足見天地之心然則未近仁者當力行以近乎仁焉
 堅強變夫委靡必占恒久之德質樸易夫華辯不爭工巧
 之名縱使克復俟諸平時操存侍諸末路而剛健篤實已

墨筆托

近字平

分圓器

顏魯公書

如復春林

畫

信昭質之無虧仁之所以來復不遠也然則既近仁者當
 化裁以純乎仁焉動直之中有涵養不至於氣節之私寫
 守之際鮮拘墟遂以協溫恭之度迨至從容可以中道變
 動可以不居而高明沈潛自覺消融之已久仁之所以造
 次無違也有是四質者其亦知所自勉與

本房加批

分疏總發不為理窟所窘其得力處在擒定近字緣督
 為經俱中肯會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

禮賓著

聖人承帝王之統千古有傳人矣蓋堯舜文武道法所從
 出也祖述憲章仲尼之集大成如此中庸意謂道統興治
 統其用昭諸萬世其體本乎二中中行為欽則有堯舜中
 行為敬則有文武而合先聖後聖之心傳以協乎時中則
 有自誠而明之仲尼仲尼者承帝王之統而集千古之大
 成者也三皇以後多神聖而史紀所詳不能與稽古放勳
 稽古重華共顯庸於十六字故儒者攷墳典之舊首重虞
 書二代之間多創制而祀宋所掌不得與仰惟穆考率時
 昭考同景鑠於八百年故聖人思文獻之徵必從周禮遠
 有堯舜則祖述焉道統肇自中天文明文思即仲尼五德

堯

一平書如
神聖是
堯象唐
仲尼

堯書事
名舉切
神聖是
堯象唐

凡如之

聖賢

聖賢

世宗憲皇帝御製

所由開惟一惟精即仲尼一貫所由始推之典取乎尊所以明尊戴之意帝主乎諦所以見審諦之心治統之昭垂

聖學出

鋪陳之而莫罄者皆祖述之而靡遺者也而唐虞之訓不啻高曾之矩矣近有文武則憲章焉道統傳及昭代學易

心學發

繫辭即仲尼之紹卦象適周問禮即仲尼之法丹書他若二南首一十五國觀文王之耿光泰誓冠三十二篇揚武

聖學古

王之大烈治統有顯承贊美之而弗忘者皆憲章之而罔越者也而作述之盛無非軌迹之遵矣當夫退老杏壇儼

精義發

若舉數百世之心法淵源以相為授受堯舜而後有仲尼則欽明濬哲之體如見善牆文武而後有仲尼則緝熙執

聲道全

範之原克親方策舉凡克之峻德舜之淳德文武之敬德罔不薈萃於一心也而道統聿昭遂獨宏其緒於授禮授

精義發

詩之際若使置身廊廟必能合千百年之謨訓功烈以供其措施有仲尼以繼堯舜則立道綏勳之休聖德可符帝

治有仲尼以繼文武則期月三年之績東周直接西京舉凡堯之命羲和舜之咨岳牧文武之設六官罔弗率由夫

舊章也而治統不墜遂大展其用於觀美觀義之餘仲尼承帝王之統而集大成者如此况上律下蠲更與天地同

流乎
本房加批
靠實發揮無義不搜氣流墨中聲動簡外非枕肱經籍

未易辦此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

詳有國者之禮農桑其先務矣夫粢盛衣服諸侯夫人所
有事也然必耕助蠶繅而後得供且為焉故述禮為有國
者証嘗考一撥之禮重乎王北郊之禮隆於后維時小大
屏藩罔弗均田秉耒奉種浴川其非奉行之謂其謂馨香
於是乎薦冕藻於是乎成俾世世子孫得以告充濯而肅
威儀誠鉅制也試言諸侯之禮夫諸侯非與夫人共有此
國而為宗廟之王者哉胙土分茅而後五種六種皆足供
玉食之賢而念及升香登豆則躬耕不可不勤也故禮擇
元辰九推與三推並重賜國受服以來皮弁无端早已肅

古器學

直禮居儀

白鳥野

考籍名臣

古禮彙編

灑氣靈振
表對總體

賦得山瀆效靈得年字五言八韻

祁寓藻

聖德乾符握高深一氣宣鍾靈分岳瀆效順奠山川韞玉

輝生直懷珠折戴圓波迴汾獻鼎石聳華開蓮露寶

凝祥靈河圖漾瑞烟萬呼三萬歲籌益八千年沙島

風帆外虹巖蜃市前即今逢

駐蹕表裏頌

堯天

本房加批

雄渾秀麗大雅元音

中

又批 稟經酌雅佩實銜華

大總裁太子侍書尚書總裁加三經章 批

中

又批 理精筆湛機暢神流

本房總批

意則扶質立幹文則

垂條結縵鋒穎精密

墨采騰奮此劉舍人

所謂積學以儲寶酌

理以富才者也詩格

新俊躋鮑庾之堂經

義湛深摩匡劉之壘

策對條分縷析殫見

洽聞斷理必網摛辭

無孺具徵源流洞澈

榜發知生髻齡穎異

蚤擢秀於珠宮家學

淵源復斐聲於玉署

從此

楓陛管毫鑑堂秉尺拭目

埃之

生之者衆食之者實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備舉生財之道以人權之而已夫有生即有食有為即有
用衆寡疾舒各存乎人生財者可不權其夫道哉且人君
以勤儉垂訓非因財賦之有豐蓄也而財賦之豐蓄實因
之益國奢示儉而非勤以作事則儉者亦窮民生在勤而
非儉以永圖則勤者亦匱唐虞夏商以來凡所為本勤儉
以為治法者即生財之道所由出也何則天地能生財而
不能使財之自生也於是生之者吾考職方所掌利以
辨其地穀以辨其種畜以辨其擾興太宰九職之任萬民
其辭特相為表裏職方屬乎司馬故專舉地以為言太宰

大義民
要實

關局

貫錄

兼于六典故統舉人以為言也知地必以人權之而生之
者遍九州庶幾無游民乎夫游民興俸位其人有上下之
分而其足傷夫財則一也國家既不可使草野少一生財
之人即不可使朝廷多一耗財之人故舉措必當其能否
而有以清俸進之源者自有以定詔精之典蓋以寡聚眾
而財不患其虛糜矣且夫周官之設也職事不下數千而
奠食者無過三百屬觀於周公以公無冢宰召公以公兼
司空蘇公以公兼司寇官盛者尚有兼職而何慮乎冗食
之多或傷夫草野之心也哉天地能生財而必待人之能
因乎天地也於是為之者吾觀月令所紀農事布於春
麥黍成於夏穀實登於秋與遂人治野之教稼穡其義特

相為發明月令順時布政故舉物候以為言遂人經野造
灋故舉興旺以為言也知時必以人權之而為之者遍九
野庶幾無棄時乎夫棄時與侈費其事有君民之分而其
足傷乎財則一也國家既不可使草野有不力穡之農即
不可使朝廷有不節用之事故奢儉必嚴夫體制而國用
不浮於民用者私用亦不浮於公用蓋以舒繫疾而財不
患其坐耗矣且夫王制之成也歲杪以量出入而制用者
通以三十年縱使膳夫不敢會王膳酒正不敢會王飲庖
人不敢會王羞尊君者若逾常例而權衡乎九式之法究
何踰乎要成之攷也哉此本勤儉為治法本之於繫矩以
通好惡之源驗之於慎德而見忠信之得者也謂之恒足

鍾經論

健聲堂

再疏
本賦定

虞周禮
即書禮記

經筵
財錄

此經章句
完密

不信然與

本房加批

運用經籍能推闡其義蘊此作經制題正格也其氣體

高華沈實綽有大家風力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

是吾憂也

以不能者為憂聖心之純也夫脩與講徙與改夫子豈真

不能哉而憂即在是焉聖心之純不可見歟嘗謂樂以忘

憂聖人之所以自信也而樂道之心終不勝其憂道之心

故學者欲觀聖人之樂不若先觀聖人之憂得其所憂而

其所樂者可知矣不然吾夫子備至德之全抱好學之志

精義以致用止善而不遷亦何所不能者而撥諸心猶凜

凜焉若有所歉何哉以為學問之功不日進則日退讀書

數十載而篤信敏求之際參驗焉而究覺多疎則其得力

者安在也性情之用不日偷則日強考道數十年而躬行

會式未卷

簡老精深
絕似先筆

題正
風神

實踐之中歷指焉而尚留餘憾則其求謙者何事也有主
乎脩者焉德之不可不成也有主乎講者焉學之不可不
明也有主乎徙與改者焉集義以生不可負其所聞慮善
以動不可甘於不善也德之不脩必其自信為己脩而後
無所惕於中學之不講必其自信為己講而後無所勉於
外義雖聞而若以為不足以奪吾之所守也則以伎而不
能徙不善雖知惡而以為不至於見吾之所履也則以慎
而不能改此皆學者之通患不可以不察也吾也竊自審
之夫人有精神專注之端始也見為有繼也見為不足竭
一己之心思與之相赴而日用之行習莫非重遠之程則
不必事之阻吾以不能而不覺其阻之也抑人當甘苦閱

理學卷
蘇學堂

志和
吐屬
謹詳

歷之後局外每見其易局中常見其難殫畢生之智力與
之相循而寤寐之靜觀曾無慰藉之處則不必勢之限吾
以不能而不嘗其限之也是則可憂也憂不在高遠之務
而在庸之常切磋不忘明德期乎一日章編可絕學易加
乎數年而擇善而徙不善而改可隨在而得其師抵此片
念之罷皇而知困能強心雖憂而不敢自阻其氣憂不在
毀譽之端而在自攷之地德有未全震以修省而致福學
有未博兌以講習而得朋而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要隨時
而得其益祇此寸衷之乾惕而望道未見心雖憂而不欲
自限其才此吾所以日夜孜孜而願與學者共質之也

紀
自
蘇
學
堂

類
生
矣

本房加批

極胥本乎建極天下莫不各獻其性情而誠意未孚必不能起愚賤之心思而責以報施之事故發邇見遠觀我即徵諸觀民然則行有不得不必求諸人也皆求諸己而已皆求諸己之身而已夫以一己立乎天下之上而履躡不越夫範圍以一己居乎天下之先而周旋各協夫規矩此其道在所當反即以天下蘊乎一身之中而作所必原於疾敬以天下推乎一身之外而臨民自定夫威儀此其道在所當正身不正則雖六典懸於象魏三物董於賓興而條教號令或以滋天下之疑禮樂文章且以啟天下之偽多欲而施仁義其行焉者既失惠鮮之懷抱即歸焉者亦非嚮往之真忱身既正則雖守謙讓之小心無駕馭之權術而孝弟始於宮闈天下頌王心之一經歌被於閭黨天下見刑措之風端拱而出治術其行焉者立鵠於己而不違即歸焉者藏怒於身而共喻宇宙雖大得其矩而絜之不難通也朝野感應之故方域不得而限之觀於祇台德先朕行驗其不距寬仁彰信我后望其來蘇議道自己而置法於民所為先天下而作其志氣也百姓雖愚取諸懷而予之不难動也君民一體之意庶頑不得而問之觀於兩階敷文有苗亦且來格三旬脩教因豐遂以輸誠慎脩厥身而庶民勵翼所為天下而受其裁成也今出惟行弗惟反而反己者時凜馭索之思民罔常懷懷於仁而歸仁者自具遵路之勢有天下者夫亦慎其所求而已

清惠妙筆
並擅其長

理明辭達
精意同激

游雲從風
卷舒自在

鋒鏘雄傑

本房加批

風發泉湧極行文之樂事

對穩極
匠心同契

賦得受中定命得中字五言八韻

祁寓藻

懿訓徵劉子芸生秉大同民彞敷異命天德協升中

執兩心源合涵三性體充質應昭白受理自溯黃通

辰告訏謨定中休祉福崇範身期正鵠甄俗肇龐鴻

禮備威儀肅人游軌物隆珍符歸

闡握抱式仰

宸衷

本房加批

整麗工雅玉粹金精

山西鄉試殊卷道光乙酉科

中式第二十九名舉人宿諫山西直隸平定州壽陽縣優增生民籍

同考官汾州府寧鄉縣知縣九級唐閱

薦

本考翰林院編修功臣館纂修總督蔡

取

又批 氣體高華才思暢發

本考翰林院編修總督蔡

中

又批 理精辭湛筆緊機圓

本房總批

氣盛言長銜華佩寶錄其

味腴典籍析理在心故能

振采紛綸借書於手詩裁

妍雅經義貫通五策探本

窮元條舉伴繫榜發知

生箕裘紹學常棣聯芳東

觀讀書者述繼龍門之業

西清筵筆文章窺

鳳藻之華蔚此英才佇成偉

器他日玉堂接武黼黻

昇平實有厚望焉

知者樂仁者壽

祁宿藻

進言知仁之效樂與壽有不爽者焉夫知者不必與樂期
仁者不必與壽期而其效如此非即其性情所自具者哉
且太和之機貞固之理日充周乎宇宙之間以與斯人相
待也久矣乃天懷固執者遇物而滯隨在有以苦其情私
欲攻取者見理未純凡物俱能戕其性是過足以累之數
足以奪之而無非其性其情之不足以自致之也若知仁
之體立而效無不著者則異是何則動而不挂知者祇自
任其浩落之天乃識能徹乎萬事之變有所徹自無所拘
也神不滯乎百物之情無所滯自無所拂也而愜於中者
暢於外焉靜而不紛仁者亦自安其敦厚之宅乃內以得

辰投沈杖
筆力卓然

探源而東
語之遠宗

主而有常守其常自利永貞也外以無欲而能固固其天
 自守不渝也而葆於性者健於形焉今夫震區一飛躍之
 機而有感即通者自無入不得也則知者樂也天地者恒
 久之象而道無所屈者自氣有所伸也則仁者壽也侈談
 清淨者絕物為高每欲寂守以探性命之趣然遺物之理
 以求愜於情與順物之理以自愜於情其甘苦必有辨矣
 知者本達觀以應務而物來順應懂擾無所萌於心具卓
 識以怡情而事過不留固衝無所櫻其志遇合雖有順逆
 之殊而化裁總妙於因心斯舉目無非活潑之地也何樂
 如之專事攝生者與物為緣亦或頤養以致耄耋之期然
 違己之性以冀合於天與全己之性以自合於天其純雜

字中林
 運靈於

權術
 力為事堅
 勁銳之氣
 咄道入

入不同夫仁者豈必乞靈於冥漠而知命立命氣數莫之
 能違亦常檢束其官骸而不貳不息天札莫之能入性命
 即有修短之異而俎豆永報以馨香斯百世猶留不敝之
 神也何壽如之蓋知者之心常通通則能變而優游之况
 不在遇而在心仁者之體常貞貞則能久而決定之神不
 論數而論理夫使由是以進則樂幾於化與萬物相安於
 無私壽幾於神與天地同處於悠久此知仁合德聖之所
 以不可及也吾能無拭目望之哉

善處

臣森前
 出恩無
 解可擊

推動靈致
 恰養聖人
 立言之

本房如批

於動靜樂壽交關處切實勘透所以然之故由其理明
 是以辭達

取人以身

祁宿藻

取人有本為君者當慎所以為蓋人為政之輔而身則人
 之則也告哀公以取人之本舍身其奚以哉且人主不能
 獨自為理所賴師濟一堂共襄景運此非無所感召而然
 也協中本乎建中皇躬之主持為至要無曠基於無逸當
 宁之詔密為最先自古明良一德人以為賢臣之遇聖主
 也而不知惟聖主乃可以得賢臣為政在人入國政所由
 舉也而所以取人者安在哉論君臣一體之重為股肱為
 耳目職業各有專司然必元首明而喜起始形諸詩詠則
 翼為明聽所屬望者不在王言之大而王心之一笑論
 君臣相須之殷為左右為前後疑丞亦所孔亟然必皇極

西出氣
氣

氣

立而近光始型乎百辟則肅又哲謀隆標準者不在冕旒
之迹而在潔雪之真矣然則取人之本曷以乎夫亦曰以
身而已矣謂英俊之誕降不虛而何以搜契臯夔必待敷
華而奏績可知簪笏之揚拜金玉式之彼鞞鐸鐘鼓之招
非厚材所由奮也我觀文有四友基於緝熙武有十臣本
之執競亦惟以一人之精神厲百爾之精神而登明選公
初不假風塵之物色是察察策勳猷天子即為察察垂範
之一身也而挾持為有具矣謂賢誌之升沈有定而何以
涓濱莘野苟非明聖而潛踪可知官府之儀型邁軸應之
彼館榮廩祿之加亦朝廷之末節也我觀文煥薪猷肅雖
登之於雅武訪疇範康色筆之於書亦惟以一人之表率

學論
健義堂

元華實
字發神
號發神
切學光

為在位之表率而小慮大法乃不負黜陟之常求是臣鄰
資輔弼天子即為臣鄰作觀之一身也而律度為必先矣
然則搜巖採幹未必儲一代之英豪也主極末端雖有霖
雨舟楫之用而謀猷終鬱而不光惟以惟慎所取者慎所
以無形之感過道如有象之弓旌而園賁束帛卷牙蒲輪
徒屬外觀之美備即或事舉言揚亦難盡一時之簡拔也
羅致無方雖有筮簣酒醴之文而英才亦倦而思去惟以
慎所以者慎所取四方之徠臣不外九重之整飭而鼎鑄
銘勳旌懸告善總歸睿慮之真醇甚矣身者人之則也而
修身又必有道矣

語道
筆精神

反推骨力
題繼發

樹義
揚辭
任之
德

本房加批

力厚思沈辭條豐尉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

祁宿藻

先王惠及乎居民勸樹之政可驗也夫五畝之宅所以居
民也而牆下之樹必以桑焉此政之首重者歟嘗思桑者
閑閑桑者泄泄君子所以樂十畝之棲也而無闕於保息
之謀即無以驗經營之重古聖王情殷敦勸凡斯民之居
處作息有定制尤慮其有曠土安得謂吾廬可愛遂無煩
經畫其土宜也試言文王養老之政昔者岐封闢壤民莫
攸居五畝之宅所由設也而政即於是乎出當樸斲初斲
之日華門蓬戶亦既托庇於寒暄而望四壁之徒存未見
扶疏之繞屋也則居鄰僻壤將負此春日載陽矣且垣墉
既葺之餘部屋茅檐可幸不零於風雨而憑一肩以瞻眺

折茅露眠

風聲籟集

從管引字

八樹字同

華植字

色可展

未遵繚曲之微行也則地遠器塵將虛此衝門託處矣於
 是審所樹之木以桑為宜而擇所樹之地以牆下為便其
 為在邑之所樹與則桑影婆娑而人望馬夫天桃穠李豈
 無交蔭於門閭而地廣一區惟此有用之材堪為滋長椹
 之食也鳴鳩拂而末條之柔也戴勝斃斃而降則自有
 此樹而黃鳥倉庚夫固鳴聲之上下矣其為在野之所樹
 與則桑徑橫斜而可步馬夫香麥嘉禾豈未鋪茶於隴畝
 而陰連環堵惟此間隙之地易廣栽培靈雨零矣吾將說
 星言之駕野虞命矣吾將循月令之文則自有此樹而膠
 木翹薪夫又相映以爭輝矣辨物產之宜則兗州膏沃禹
 貢所以詳桑土之經茲之循牆而樹者固有不^有敢忽置之
 義焉無論其為女桑也無論其為柔桑也即此有沃有隄
 亦等徂徠之松柏衝茅其託蔭矣吾可考桑麻舊俗誦幽
 風七月之章慎樹藝之事則里布有征地官所以重不毛
 之禁茲之傍宅而樹者固不敢棄地之意焉不必其為檠
 桑也不必其為椹桑也即此勿翦勿伐儼同遺愛之甘棠
 藩籬其可蔽矣吾尤於苞桑鞏固想樹木十年之用益授
 以宅所以定民居而牖戶綢繆更可取資於桑土樹以桑
 所以因地力而枝柯茂苑居然外閉之棘牆今日者葛屨
 之風既渺榛苓之美徒思而過桑梓者猶念敬恭詠侯甸
 者不忘民瘼則蠶桑之利未艾也而文王養老之政猶有
 可述者

此觀出
 樹桑對記
 回壁下
 俚言

一切極
 自然

桑桑皮
 宮字藥
 桑梓者
 餘軒

上下交
 互生情
 心尤巧
 善婚直
 日鐵鑄三

聚奎堂評

才思橫溢藻采高翔

本房加批

剗風緝雅之才吐鳳雕龍之筆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
那得知其故

賦得蘿豆花開蟋蟀鳴符鳴字五言六韻

不到庭梧落誰知節序更豆花籬眼放蟋蟀草頭鳴
悄弄風三徑寒篩月一棚重欄沈夜色四壁送秋聲
地仄圍香暗窗虛攪夢驚響催霜葉冷吟咽露華清
林已增繁籟牀猶照短檠讀書饒樂趣

英館待斐英

本房加批

渾成雅練瀏亮清圓

繪藝
雙筆下

會試殊卷道元成成科

中策第一百二十三名都獲出西平查禁刑書陽縣優增生監籍充

國史館騰錄

同書官科舉印給中書翰林院加登成

閱

聖憲從微立事掛單

薦

直心獨運

太僕寺卿存節書管錢臺事務加學

批

巡由益聖心

本取

許以許莊

又

批

清高深穩

太僕寺卿存節書管錢臺事務加學

批

取

又

批

氣宇軒昂

太僕寺卿存節書管錢臺事務加學

批

中

又批

選詞精當

本房總批
經是日轉寫自香本于奈武武殿書畫
本教書事為翰林院學士程鈺家上諭事付處各論釋
提議開會七書奏擬作何集附錄州縣軍機處奏

中

又批

天骨開張

本房總批

精心抒理淳意為文

端由養邃功醇是以

慮周藻密詩律工細

經義紛綸五策條舉

詳明徵引淵博合三

場以校覈洵眾藝之

精深榜發知生紹學

經庭諧聲麗奏六十

載

杏林啟宴喬梓同登十

二科

芸館培英移華競秀從

此論文

五署羨其裘兩世之榮

仁看步武

石渠聯簪笏一門之慶

難選懦東於性生行必怯畏蕙動於臨時行必怠因循成
 於積習行必荒心日參以二三斯行不勝其退阻如此則
 果難蓋嘗觀夫忠信果決之士根至性以矢諸口規大道
 以飭諸躬意無不誠則言自無偽力無不達則行自無虧
 雖有時言未必信行未必果而懸一義以為衡統常變經
 權而適如其分此毋必者之超其識於言行外也而固思
 夫謹言慎行之士或拘成議以求伸或恃徑情以自遂惟
 恐不信故取懷而予惟恐不果故併力而赴雖有時言不
 必信行不必果而任寸心以為諒舉忘諱調停而皆非所
 知此期必者之固其守於言行中也吾儒之致力於言行
 者其造詣安有窮哉豈徒恃此眼固之見與之謀性命而
 置高深第雖未足以有為猶幸無慚於有守一言不飾則
 戒謹於未言時者可知一行不留則操存於未行時者可
 見心有聲而文無可掩身任事而機不容停蓋其中情之
 固結有按之兩端而總歸一致者矣天下之固識夫信果
 者其侈肆曷有極哉而猶幸此耿介之操為之屬廉隅而
 維風化特以變通之寡術遂致因應之多拘言以達信覺
 非信則不可以為言也行以驗果覺非果則不足以成行
 也立乎誠而若是其幾有所聞而受之以央蓋其用志之
 不紛有決諸一而奉為終身者矣硜硜然小人哉蓋猶
 不失乎士之本真也

本房加批

從題頂盤
 旋於上下
 文分際恰
 得

意亦猶人
 妙在局度
 安詳氣息
 深穩

應酬各拍
 動中自然

高屋象
 上觀入

堅易切響
 研鍊精絕

低層探
 下透入

作首甚
 頭頭是道

題神畢露題分不踰用法既精研詞尤雋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
物與道並成於天地有自然不害不悖者焉夫使相害相
悖則不得謂之並育並行也物與道皆順其自然而又何
歎於天地哉今夫變易者即交易之所從出也不於交易
以參夫變易則無以體乾坤之撰即無以喻聖量之宏惟
舉至賤至動之象而精求之覺充周無間者莫不各暢其
天而運量之無容並包固合交易變易而歸於不易耳辟
諸天地及四時日月則聖德見矣而覆載之量與錯行代
明之理不顯著於俯仰間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宇宙精
華之積具化機焉其數不能名而統之曰物則飛潛動植
無不見其煦嫗覆育也一陰一陽之謂道往復循環之運

傳得兩
字縮去毫

蕭接園深
雅與題稱

老齋稿

不若存
數墨量覽
蘇齋

有王宰焉其象莫可稽而概之曰道則盈虛消息皆妙合
乎化裁推行也且夫萬物之育也非萬物自育也有絪縕
乎萬物之中者斯含生賦性能並育於天地焉道之行也
非道自行也有蟠際於道之外者斯往過來續得並行於
天地焉然而猶有進或謂靈蠢之成形氣分厚薄金木之
異用性有剛柔假令資生而但善於資始則雖萃醜類以
蕃滋保無有戕生機以逼處者乎乃司徒辨土會之法而
毛方黑津自見相安於五地職方掌天下之圖而山鎮澤
數能通貫利於九州此中之化生無間實顯用於大造之
奇種類雖繁包以渾淪之氣而無不容也則並育而不相
害也有然或謂運會遞遷分至啟閉異其候躔度可紀左

避出而
字筆其變
然機甚自
然

用經作証
整機書脾

右遲速別其途假令歲差而偶乖夫歲功則雖神廣運於
莫外保無有變朔虛於無形者乎乃天時授自陶唐而考
象成書可坐致夫千歲之至日食見於小雅而容光必照
未差忒於十月之交此際之經度有常皆隱持以無私之
運理數雖微驗以推遷之術而無不順也則並行而不相
悖也有然是知品彙有相成之數而不敗者其生不窒者
其性祥和之氣萃於無垠而範圍曲成萬物自並受其福
古今無或息之機而久成者其序久照者其明仰觀之餘
顯而有象而夏日冬夜斯道實並運以神此天地之大也
即聖人之大也

醜深醇
可知十年
讀書年
養氣

高簡氣
古穆之神

歸宿有法

本房加批

骨肉停勻詞華典雅允推當行出色之作

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

友也

祁宿藻

即頌讀以論世而友善之量無窮矣蓋詩書特古人之言

耳欲知人必先論世其斯為尚友之士乎且我不見古人

而古人所留以待我者雖歷久而手澤常新古人不見我

而我所恃以証古人者即曠代而心源可接因簡策之昭

垂進求賢哲之行詣夫而後古人之善見即我之善亦無

不可與古人見而友善之量乃相引於無窮尚論古人蓋

以論之者友之也夫閱世生人閱人成世居今日而論古

人未親歷乎其世即未親見乎其人果將何以友之哉夫

古人固有其詩在也有其書在也所無如何者年湮代遠

太阿出匣
萊光龍熊

道折有力

奉養
神典
名會

週環
靈叢
一序
神行

想見存條
燭盡揮塵
得意時也

莫由親炙夫光儀乃頌其詩而其人一過焉讀其書而其
 人一過焉則時代所不能接者几席得而通之所最可幸
 者口吟手披得以備聞夫緒論乃頌其詩而其人已渺焉
 讀其書而其人已渺焉則文字所默相授者精神若或隔
 之故特患不知其人耳不知人而何以友之乎風微人往
 之餘文足言詞詞足言志有聖賢之行事經紀載而反失
 其傳者而徒恃夫佔畢記問之勤以為古人如可作也則
 已誣簡斷編殘之際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有先哲之遺文
 因訛認而頓沒其實者而復加以穿鑿附會之智以為古
 人不我欺也則更妄是以論其世也以為必如是乃可起
 古人而友之也按其時以窺隱見之原度其勢以參異同
 之見因其言以觀今昔之通斯奮乎百世之上不啻生乎
 百世之下焉夫古人之心原不必求諒於後人未嘗不待
 白於後人以意逆志而北山自寫憂勞無庸疑臣義於孝
 子武成本屬揚厲何至薄仁愛於先王古人雖往實有親
 相告語者而善量豈能限以時代也哉考之於行事之著
 以要其實察之於存心之際以核其微合之於遺文之教
 以會其意則言而世為天下則即行而世為天下法焉夫
 古人之真因後人而明者固多緣後人而晦者亦不少設
 身處地而怨在小弁不得例以凱風之什樂在莘野可無
 惑於負鼎之誣自古在昔實有互相觀摩者而友道不更
 起乎寰類也哉是尚友也友編古今而在我之善可知已

將于古讀
書愈病根
指破是見
識力之到
不獨發
之工

論世與
時是更

元龍在
中
先字季
龍
可見

能舉其
不嫌挂漏

習見語
經研便
新穎業

歸跋

本房加批

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有此題不可無此文

賦得泉細寒聲生夜壑得聲字五言八韻

細流喧雜逕一片送寒聲暗壑飛泉瀉涼颼入夜生

乍移松徑響微和竹梢鳴漱玉泠泠碎跳珠串串輕

暝煙涵蚓砌宵露警魚更溜蘇明如練煎茶靜叶笙

玲瓏穿磴滑清脆隔花驚曉日

宸垣麗春波

太液平

本房加批

體會入細工雅絕倫

春聲
遠著眼
細字
至

山西鄉試硃卷

中式第四十四名祁世齡山西平定直隸州壽陽縣學附生民籍

同業試官平陽府翼城縣舉加三級

薦

大主考翰林院編修加三級繼

取

又批

朗潤清華日光玉潔

大主考翰林院編修武英殿修加三級吳

中

又批

春華秋實兼擅其長

本房總批

樹義籍選辭無懦筆勢

亦如白雲在空舒卷無際

詩律清新經文璀璨策問

條舉件繫如數家珍接發

知生青年穎秀家學淵源

行看志安聯芳木天翔步

筆乘克紹徽揚輝於生

有厚望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 禮記

與勇者言政因所長以勵之也夫子路政事才而勇於行者也夫子以先勞告之非欲用其所長以從故乎且所貴乎為人上者非徒鋪張治具之謂其謂定民志均民力而上下於以相浹也然導民者非所夙優雖振其志而不果勤民者非所素裕雖鼓其力而不前聖賢論政以其不能為者相強曷若即其所能為者切以勗之而其治為易盡也聖門有子路從政才也三年見志三善稱能其不敢退讓之思不敢憚煩之意即為政之要術也子路或亦自負其兼人之概尚勇之心欲著見於措施際乎不然何汲汲然問政於夫子也獨是政不貴意氣之為而貴倡率之實

經言卷一
嘗觀先王之世三物六行垂其則而月吉讀灋官禮必本
於睢麟五行百產制其宜而春秋省方耕斂必勤夫補助
可知政在民而所以為政不在民也夫子曰子欲為政亦
惟本諸身而已非必因民之興行而始肇修夫人紀也孝
友睦婣皆與吾身有切切相關之隱祇自釀夫修和而政
即寓焉凡屬閭閻之事皆當預為之孰籌以冀推行之有
本而况孝弟出於性生道德深於學問夙昔開行交迫既
怵他人之我先豈整躬以率而反昧視我邪即觀民之原
其先之非必因民之趨事而始自勵夫循行也出作入息
胥與吾身有默默相感之微祇自策其憂勤而政又寓焉

既有鞠謀之心即宜躬親乎庶務以期甘苦之共嘗而况
作所念無逸之訓卑服思小人之依平居菽水盡養不憚
服事之多勞豈率作以興而不知因民為利民之惠其勞
之小民所最不可長者游惰而游惰之由則自為政者致
之先勞所以操誘掖獎勸之權也東藝原有同好先事以
導其源豐年亦自可期勞心以普其利苟為政者正於人
而轉忘乎己惰於上而欲勤於下無論民不我從也即使
樂從而先勞既忘於厥躬中能無自愧歟小民所最不
能忘者身家而身家之計則自為政者謀之先勞所以裕
體國經野之本也先與勞分用而明倫急於教稼先與勞
互用而正德猶資厚生蓋為政者重德業而勤事績本明
作以勵躬行無論民之樂從也即有不從而先勞已見於

身親治術猶有或虧歟子欲為政亦惟加意於先勞可耳

本房加批

氣若虹行思如泉涌用筆開合動盪尤為不羣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

祁世爵

惟執故能用而中道同於民矣蓋善用中者不遺於兩端
執兩端而用之中之所以同於民哉嘗讀虞廷十六字約
之曰允執厥中誠以心法所由醇即治法所由著也聖天
子詢事考言折衷焉而適得持平之理施行措正會歸焉
而無非敷錫之原一人握其樞羣黎遍其德夫是以措之
天下而靡弗當也問察隱揚舜誠善用中矣今夫為衆善
之所歸者中也中之用協於一而中之端則有兩當日明
目達聰原無難立決其從違而理必求其至是即有一近
是者以歧出而為勝使於此而不精其鑒別安見不偏不
倚之適劑其平當日臣俞君都更何勞當宁之採擇而理

全神在理

看臨臨
細觀字
際乃見

必求其不易即有一可易者以乘間而相投使於此而少
失其權衡保無畸重畸輕之或紊其則舜故以善其執者
審之已而所以神其用者公之民蓋嘗觀於深宮宥密之
中早灼見夫範圍曲成之皆我物則凡所謂損其有餘益
其不足旁微互校務令協乎人心道心之極則而創制咸
宜焉中之所以執之一己而非私也因而驗夫九重布化
之日亦克明夫建極錫福之自有本原凡所謂導之耕稼
興其孝弟條貫兼綜無不本此惟精惟一之深心而靡有
或過焉中之所以用之天下而咸周也兩端為見多之數
求善於不善而數多求善於衆善而數益多舜則因多以
見少而經權常變之清於酬酢者調劑焉而不爽其衡則

原發

神識

心記

不可

物

兩持之而不涉於游移亦兩棄之而無嫌於果斷至於此
羸彼蝕斟酌咸宜海隅日出且有奮發以赴聖天子之精
神者萬邦之共適蕩平實一人之自安中正也所謂建中
于民者此也兩端為分見之形善之中有不善而勢分善
之中有衆善而勢又分舜則因分以見合而小人厚薄之
紛其意見者衡量焉而不渝其極則對待之而不疑於兩
是亦變通之而不惑於兩可至於執簡馭繁措施悉當萬
邦黎獻無不鼓舞以觀我大君之發育者草野之先消反
側實一人之不事弛張也所謂民協于中者此也見之明
故行之力舜誠大知矣哉

本房加批

意精詞湛氣盛言長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馬

有不仁者乎何樂書報效卷之二 祁世齡

舉聖人富民之治而民情可見矣夫菽粟所以養民即所以仁民也治天下者可不使之如水火歟且為民上者謀民之身尤當謀民之心而欲謀民之心者愈不可不謀民之身豈民身之倚賴急於民心之存亡乎功在於此效見於彼古聖人所以化一世於敦龐恃此術也如水火之無弗與以其至足也民情亦大可見矣乃或者謂所需有急於水火者菽粟也所愛有甚於水火者亦菽粟也菽粟豈可與水火同論哉而吾竊穆然於聖人之治天下矣天下之民至歧也而革薄從忠必不能無端而自劫聖人知愛

聲

字清甚
已透

土物者其心臧吾第握要以圖而天下之生已遂天下之
 民至衆也而懷仁慕義必不能無借而自興聖人知欲正
 德者必厚生吾特恃源而往而天下之情自通然則聖人
 非第欲富天下也欲仁天下也而不敢遽期其仁者以救
 粟未能如水火也惟救粟未能如水火而聖人之使之者
 不容已矣閭閻何以豐盈惟此百產之菁華生生於不息
 所謂食為民天也苟不為之開其源能無飲食之訟乎聖
 人務使田畝無輟耕之農家室有含飴之樂即有時舉水
 火以見例若不難如願相償焉所以倉箱可慶而宸衷猶
 深懸罄之憂朝廷有何籌畫惟此萬家之樹畜默默以相
 關所謂政在養民也苟不為之節其流能免匱乏之虞乎
 聖人務使耕三者必餘一耕九者必餘三即有時舉水火
 以相衡自不啻取懷而予焉迨夫富庶觀成而草野已遍
 阜財之德當是時履畝者樂逢年飽恩者欣鼓腹鄰里可
 以相通浮薄不至成俗使有求救粟者豈猶習於不仁而
 未若水火之無弗與乎亦焉有哉亦焉有哉盖一己之艱
 鮮莫告而欲其顧及他人勢必有所不能畢生之艱鮮無
 虞而不克波及他人情亦有所不忍救粟如水火則救粟
 與水火等矣豈有相等者而竟殊周濟之施乎不自保其
 身家雖刑驅勢迫難禁攘奪之風既各保其身家即愚婦
 愚夫亦有肇修之意救粟如水火則救粟較水火切矣豈
 有共切者而反多封殖之慮乎吾是以穆然深思矍然高

善國覺錄
此句而解

醒極

善言極情
淺而彌永

望於聖人之治天下也

本房加批

提頓出落一片神行

賦得山月臨牕近得臨字五言八韵 祁世齡

結舍依山近高歌夜正深玲瓏牕乍啟窈窕月初臨
八戶嵐光合開奩桂影侵邀應杯在手佇趨膝橫琴
素魄穿疎幌寒輝逗遠林隔簾迷霧縠列岫認雲岑
屋白虛如許詩清興不禁

觚棱瞻壁彩蓮漏想沈沈

本房加批

清華圓妙

第壹場

議論透澈聲去聲論三精及詩工雅

第貳場

氣磅礴而愈沛詞義靜而有餘疏通證

明典曠言核知其澤古功深

第叁場

於詳處見者據於簡擇處見翦裁於

推闡處見波瀾於斷制處見識力

掄材堂原札

於充實之中有流動之致股末補筆

尤精到次三稱詩雅潔

掄材堂原札

子曰有教無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施教與用謀不同一權衡而聖心如見矣夫教以類拘則

教失謀與道乖則謀失聖心有權衡教與謀不皆立之準

哉今夫人有化裁天下之權而不寬以予之人必畏而自

阻有區別一世之識而不嚴以待之人更巧以相當夫畏

而自阻者人不能受我之益而巧以相當者我不免受人

之欺此其中有相成之意無相棄之心也有相濟之功無

相濟之弊也而大聖人之權衡亦於是乎見不然吾夫子

大哉成之量即將命而亦示深心嚴邪正之防雖饋問而

弗通警歎此其教本大公而謀思慎始者略可窺矣而猶

必顯揭其旨以示人者何哉一則以人類至衆而教不可

接學動健
勘入深處

學學大方

股頭起處

拘也使不論教所由施與教所由受第以同己者即几席
 親之不同己者遂眈域隔之而伐異黨同啟一時標榜之
 習分門別戶開後世聚訟之風始也有類而後有教繼也
 有類而轉無教矣習俗之偷也受教者竟甘以聖賢讓人
 而自處不肯施教者又復以顯蒙相棄而故吝提撕夫使
 方以類聚而教必擇人而傳將尺有所短寸有所長不得
 入匠氏之門而中其繩墨此摘其瑕彼攻其玷不得與玉
 人之選而望其磨礪善教者何弗溥其量也兼收並蓄有
 成材並無棄材明善復初有上達斯無下達縱移郊移遂
 聖朝亦設不齒之條而變化以愧勵而愈神刑罰補禮樂
 所不及則依然教惡之无窮而已矣一則以人道至精而

恰命聖
 題作法
 字數計

反後透開

去餘到
 推闡圖足

謀不可苟也使不論所謀何如事與所謀何如人第見類
 己者既可否商之即不類己者亦咨詢及之而歧途誤入
 隱為學術之憂築室無成顯致事功之隆始也強道以定
 謀繼且因謀而枉道矣世風之靡也持己者尚不能立於
 無過而定其是非觀人者又安能得王有常而辨其邪正
 使曰營道同術而謀或盡人能臧則禹象拜手共驩孔壬
 不聞並立唐虞之廷而臣鄰共贊周召心管蔡肇釁不聞
 共纘豐鎬之緒而師濟揚休善謀者何弗慎其始也涇渭
 不同源則清濁不容相混薰蕕不同器則臭味不必相投
 縱問俗採風聖世亦重徽言之受而鄉校以匡執政芻蕘
 以佐先民則依然詢謀之僉同而已矣施教者可不寬哉

開卷列眉

接蓋古今
 事變

議論雄偉
 光若四射

題畫刺義

用謀者可不嚴哉

本房加批

立正格用中鋒鑿與攻堅不躲不閃是謂真實本領

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

性

人物不難遞及也盡其性以推之而已夫使其性未盡人

物之性又何能遞盡哉故欲驗至誠之能當先驗至誠之

性耳天下無性外之人亦無性外之物而往往若不相及

者何也人各逞其知慮心思不會其源而通之則難理物

各負其知覺運動不順其則以擾之則難馴其勢至紛也

而合之其類至雜也而一之其性為有生所同然而其能

遂為至誠所獨具至誠之能盡其性其能事遂止此哉今

夫人物一理者驗覆載自然之機而人物類推者寓至誠

化裁之妙夫以人性之難合也秀頑關乎資稟賢愚異乎

精深之理

遠而健

之章著爾

無微不顯

整淨

筆勢

材能剛柔強弱入各隨其風氣於此而曰吾能盡之將恐
 彼此失其宜而羣黎無由徧德寬嚴異其用而芸生不克
 大同說者謂人類之不類齊要非職此之咎也我未能盡
 我之賦畀而心思耳目隨在皆失其官人何以觸發焉而
 生其覺悟我未能盡我之倫常而子臣弟友無往不虧其
 分人何以觀感焉而入乎範圍己之性稍有未克人之性
 斷難相證也而至誠之所盡者何其裕也法官高拱蒼黎
 自返樸而還淳魏闕懸書遐邇亦聞風而吐款試思兩階
 敷文有苗尚知來格三旬修教因壘遂以輸忱異域殊方
 且將納諸軌物而况此含哺鼓腹之倫哉則人性之鼓舞
 盡神者皆其性之感通莫外者耳夫以物性之難一也陰

質實之
 語見根柢
 無一字
 不接影

積圖端

陽貴得乎時長養宜受以節飛潛動植又各寓以天機於
 此而曰吾能盡之將恐後先紊其序而品物何以咸亨生
 殺乖其權而庶類詎無失所說者謂物產之甚賾要非職
 此之由也我不能盡使人得所養而水旱凶荒四野尚煩
 振貸何暇及物類而驗其蕃昌我不能盡使人得所教而
 日用飲食百姓不免器陵何暇及物理而平其餘憾人之
 性既有未洽物之性更難相關也而至誠之所能者何其
 廣也草野性熙山川亦煥而成采民風渾穆日月亦顯而
 呈祥試觀竹苞松茂休徵既詠於詩鳳舞麟遊景運更著
 於冊奇材異族且將負夫休嘉而况此服物器用之細哉
 則至誠之因人以付物者仍至誠之盡性以及人者耳若

樸茂之氣
 雅似杜華
 堂文字

藝苑光昌

此者不可與天地同流哉

本房加批

題局盡闢無義不宣而說來出入自如表裏澄澈良由
理境極熟故也

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問吾所願願之於古聖學學不與世長
大賢歷推古聖而以所願專所學焉夫古聖往矣非今之
人所能企及者矣孟子願學孔子其所安不可知哉且居
今日而尚論古人謂其行皆吾所必能行者妄矣即謂其
行皆吾所不能行者又疎矣古之人各存其是不必為後
世強示以權衡從之人各守其宗敢不於先哲獨專其趨
步望古遠集之下彌殷夫私心嚮往之忱覺此情有自喻
而莫克共喻者耳伯夷伊尹孔子吾既言道不同矣其志
維乎天經地義之常而各詣乎其量之所極歷千百年而
後先相望又何能以悠揚之論漫測其深其品立乎物則

動曰其微
素然曰爾

吾如鑄

人倫之表而各通乎其源之所會更數十世而光景常新
更何可以時代云違不思其模範夷攷其行追溯其學皆
古聖人也皆後之人所當亦步而亦趨者也而吾也竊自
審焉吾豈不慕北海之清風而頑廉懦立此行不易幾也
吾豈不企有莘之元聖而十德享天此行不易錄也立道
綏動之志及門者猶借喻於升階子臣弟友之經身親者
尚自慙夫造道伯夷伊尹之聖若彼孔子之聖又如此吾
也自揆皆未能有行焉然而緬懷古昔默勘平生去聖人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則安得不
明吾所願則安得不得專吾所學學不與時相濟則所願
終虛若孔子道長半生亦自傷心於曠野然視夫首陽義

游衍如

慨想

士僅以一歌當涕泣之陳者其時尚堪補救耳今日者異
端婢闔無異春秋陵替之風脫令吾能參筆削之權則既
倒之狂瀾猶可力圖夫推挽宗國之羽儀雖古私淑者不
暇他求也文章性道吾願窺一貫之傳老安少懷吾願繼
三年之志縱中藏之美富難企門牆而稽古情深一若舉
當日之刪定贊修遙遙相證也則此願其何日償也學不
與勢相權則所願必左若孔子名昭當代疇弗景仰夫高
山然視夫高邑阿衡竟以三聘造君民之福者其勢又甚
懸殊耳今日者賢士無名轉羨沮溺耦耕之會即使吾能
繼轍環之跡而亭觀之蒿目誰復肯鑿其哀懷先民之矩
矱空昭想像者徒增浩歎也正位廣居吾願持身以堅白

朝之來
五贊表

深憤若揭

動有發

感慨淋漓

存心養性吾願終守其行藏縱下士之攀躋莫踰日月而
希聖念切又若舉同堂之兵農禮樂默默相符也則此願
更何容己也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子不可知吾所安哉

本房加批

筋節安舒靈稜畢顯後二大比文情尤勝

賦得詩情又入早秋天得秋字五言八韻

詩情添客裏梅市又重遊樹靜涼歸早天高序入秋

朗吟新結構勝景舊淹留風月經年別江山落筆收

乍驚桐葉墜曾見菱花浮消息初來雁襟期恰對鷗

前番蘇子壁今夕庾公樓翔步

蓬瀛近處颺贊

帝猷

本房加批

清磬之音清越以長

文
嘉

五言五言

臨晉城下夏令又賦公輔

年當附乘劉曾見城在形賦鳥叶來耶藉世志

隨中祥發赫顯景舊我留風日盤平既三山志

柱射不客象野中七重疏樹精氣領早天高

加州校射八八早射天

